

元刊本呂氏春秋



二十六卷十冊

惠氏父子所校並非義門

何義門惠定宇兩先生精校善本

中上方有去或葉字此非義門所校去或  
不知何人常改非皆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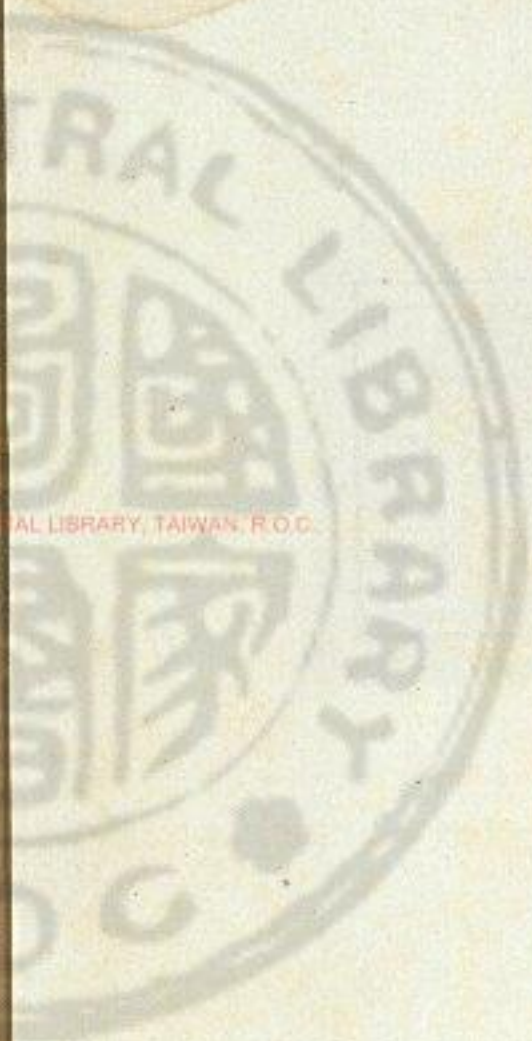




元板呂氏春秋

半農人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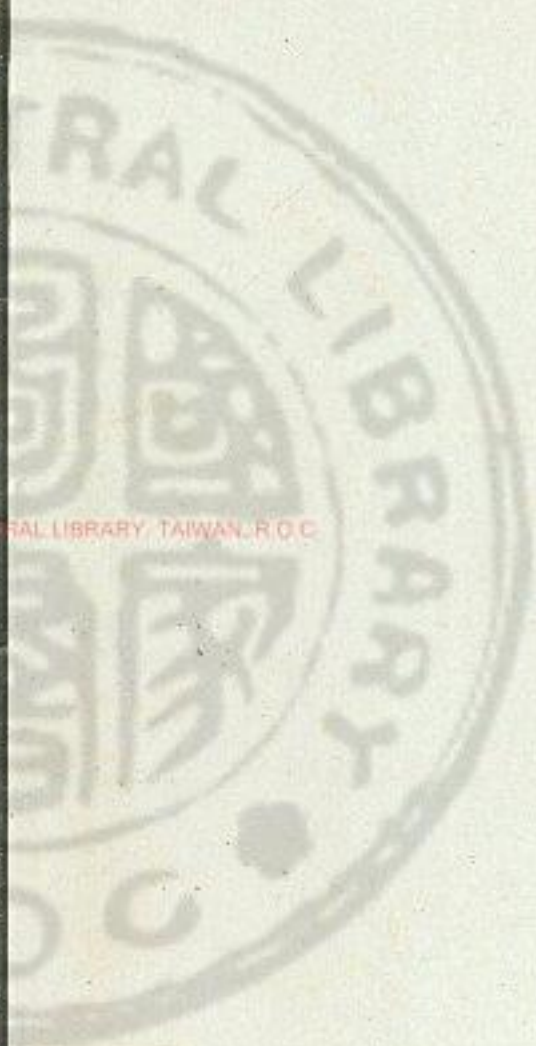
校本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者  
往往嗜古績學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  
恨生晚無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  
暢公純父劉公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尚及  
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  
胡汲仲先生講道虎邱林山之僧舍踈簷古屋  
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後其獲延  
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北南士大夫不數人





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疎秀而明潤王之而  
長身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為秦自用  
商鞅驅其民不戰則畊禁絕先王之學固不  
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廼能招延四  
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  
至於竒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為書小戴  
取之以記禮先傳不謂其為不可也顧其書版  
本不復刊而讀者之甚寡元祐聞先生此言

也時年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飢  
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  
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  
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數應朝著出為嘉興路  
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  
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  
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  
胡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



既刊版乃俾元祐為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  
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尚書嘉興公名貞  
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戶云  
遂昌鄭元祐序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紙沒

五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肩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政

六曰慎人 一作慎人



七日遇合

八曰必已

作本知  
又作不過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道廣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日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世冊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貴直

二曰真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月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仕地

五曰耕土

六曰守時

右爲六論之三十六篇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  
三十篇而脫句語四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  
王氏今四明使丑心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  
清樓所藏本校定之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師喜得此書  
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為一客  
袂之而去後三年丁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  
得官江夏因募年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  
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滌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  
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  
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  
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  
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  
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  
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  
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



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  
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  
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  
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  
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  
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傳之不  
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  
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死太子安國  
君立爲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  
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

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  
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  
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  
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  
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  
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  
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  
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  
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  
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

惟正信書  
國書修書  
久矣

惟正信書

名氏書  
可謂其古  
字諸



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卷第一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已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律之分野。是月

日宿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是月昏參中。旦尾中。

南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曰重。佐

於為木。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鱗其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律中屬也。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

太簇其數八。

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

其味酸。其臭羶。

春東方木王。木味酸。羶者鑽也。

日月為易。理既  
成也。行於於明  
堂。禮。四。若。月  
今。自。神。易。心。未。形  
。玉。周。聖。人。始。大  
。下。。後。美。士。持。此  
。似。是。不。幸。定。一。十  
。二。記。應。有。其。傳  
。自。七。十。。後。乎  
。西。其。方。名。夫。



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卷第一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已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律之分野。是月

日宿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是月昏參中。旦尾中。

南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曰木。祀於東

方。為木。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死祀於東。方。為木。其神句芒。

鱗。其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律中

太簇。其數八。

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

五。律中太簇。五行數。

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

日月為易。理既  
成也。行於於明  
堂。禮。四。若月  
今有神。易。心。未。形  
。玉。周。聖。人。傷。天  
。下。。後。美。士。持。此  
。似。是。不。幸。定。一。十  
。二。記。應。有。其。傳  
。自。七。十。。後。乎  
。西。其。方。名。夫。



萬物應陽。鑽地而。其祀戶祭先脾。出。由戶故祀戶也。

出。禮。木香。鑽地也。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氣溫故東風解凍。水泮釋也。蟄伏之虫。乘。

陽始振。魚上水。獺祭魚。負水。獺。負水禽也。取鯉魚置。

水邊。四面陳之。世。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

亦謂之候。詩曰。候其家。

古服。佩道。戴於首。

服青王。也。服佩也。所衣假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食。

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

是月。先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

在木。也。謂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正東方也。二。

天子乃齋。必。論語曰。齋必。食。居。立春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

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至。尊坐而論道。不嫌。

不貴。故。但言。卿。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相。三公也。出。為。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

慶賜遂行。無有不當。也。得。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大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

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或差也星辰宿度司

常為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

也祈求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

介之御間也擇置也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

載耒耜之具於藉田也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

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大夫九推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群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天子親載耒耜

也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

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時皆

徑路不得邪行取稼穡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視

也阪險傾危也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以教道民

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其功讀作勅勅直不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

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宮教國子講習材籥之舞

乃修祭與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與掌也功施

今依鄭註皆御禮  
斷為順

物讀為勞來之來

春二月  
天子親載耒耜



山休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禁止伐木。

殖嘉苗。故祀之。無用北。尚獨黎也。禁止伐木。春木

也。長養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羸。無卵。也。羸子

曰天。產子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也。置左揜骼。靈體。也。靈體

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思者也。是月也不可以

彌兵。彌兵必有天殃。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

始。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也。無絕

地之理。絕。猶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為亂。紀。道也。孟春行夏令則

風雨不時。草木早稿。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當

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不待秋。用事法當寬仁而行

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民大

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

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

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

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正月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撻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性也。故事也。天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

者以全生也。性也。故事也。天今世之感主。主謂多官而反以害

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于度

也。警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

也。警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

木當仁本



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

法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謂濁也人之

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亂也亂之物也者所以

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

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

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不知

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

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

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有色於此

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

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

當食也老子曰五味亂耳使耳不聽五色是故聖人

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

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或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適焉適流也適焉性惡得

不傷傷安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

哀人所見會引射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

明美也故無不中生無不傷

人之向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天全則神和矣目

大子元五



招慶李善注引之作  
知俗本誤為招矣

明矣。耳聰矣。鼻莫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信者言也。特不謀而當。不慮

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天而應。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

乎宇宙。其大者。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

地。受者。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

為天子而不驕。驕者。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

富而不知道。道足。以意。意者。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

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

務以自佚。門用。此。命之曰物。命之曰物。命之曰物。

之。機。於。至。也。要。故。曰。務。以。自。佚。也。請。曰。不。遠。伊。爾。進。

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曰。不。為。酒。用。老。子。靡。鼻。皓。

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關。腸。之。食。也。靡。鼻。皓。

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弱。肌。美。色。

也。皓。齒。詩。所。謂。皓。齒。也。鄭。國。深。辟。男。女。私。會。

於。泰。清。之。上。有。絢。時。之。也。鄭。國。深。辟。男。女。私。會。

師。作。朝。歌。止。絢。靡。靡。之。樂。以。為。誦。武。王。伐。紂。樂。師。

抱。其。樂。器。自。投。漢。水。之。中。衛。靈。公。北。朝。于。晉。宿。於。

靈。公。至。晉。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瑟。請。以。祭。

音。也。紂。之。太。師。曰。此。音。自。天。降。也。水。得。此。聲。必。於。洪。水。三。惠。者。貴。富。之。所。

格本作







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警師目無見者也

利之者也而反徐步窺見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其

也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不言

能也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

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

非也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是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

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亡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感召之也壽長至

常亦然召之也我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

者所召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

也則其至不可禁矣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

勳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使五

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也世之人

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肯莫不欲長生

以視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貴人所行

也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

必先適欲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慶

也必先適欲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慶

也必先適欲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慶

也必先適欲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慶

樓居境切即事多非  
作恭  
卷四



乾如鼓不必讀為  
德也音同

疾也 逆寒 多陽則痿 痿能行也 不此陰陽不適之患也 患害

是故先王不處大室 大室為廢也 不為高臺 高臺為痿 味不眾 眾

胃也 傷衣不燂熱 燂讀曰燂 燂厚也 燂熱則理 理寒理也 理寒理

寒則氣不達 達也 通味眾 眾則胃充 充也 滿胃充則中大

鞞 鞞讀曰鞞 鞞不勝食氣為病也 中大鞞而氣不達

園池也 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 勞形而巳 其為官室臺榭

也 足以辟燥濕而已矣 辟燥濕而已矣 官室臺榭

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 逸身煖骸而已矣 其為飲食醢醢也 是以

適味充虛而已矣 充虛而已矣 醢醢如詩地如 醢醢也 醢醢也

又酒正二曰醢醢醢者以醢醢 醢醢也 醢醢也 醢醢也 醢醢也

以安性自娛而已矣 安性自娛而已矣 聲五音官商角徵羽 五者聖王

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 節乎性也 節乎性也 節乎性也

其情性而已 不過制也 重已

四曰音先聖王之治天下也 必先公也 公正公則天下

平矣 平得於公也 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

得天下者眾矣 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偏私不

得天下者眾矣 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偏私不

得天下者眾矣 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偏私不

大音平又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也生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乎易也詩無偏無頗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法無或

作好遵王之道或言也無或作惡或言也遵王之

路或言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

故曰天下無觀惟德是歸陰陽之相不長一類甘露時雨

不私一物私猶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

請所以治魯魯詩三建爾元子得於平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勿自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也失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夫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必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天

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非有以天大地大生有民人不

有也已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由

役之萬物皆蒙於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

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民

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營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仲父之病矣病困濟甚國人弗諱濟亦病也按公

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也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也今病在

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奚何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

利民而為在

此區考



父之教寡人也教猶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用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

猶和也管仲名善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

不比於人也比方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

而為霸者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

而下求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醜不若

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仰止景行行止御者人也表不

如已者欲教育訓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也未聞其善

不見也務在齊民求見之舉經曰非家勿已乎則隰

朋可也言可也夫相大官也大官者不欲小察也

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故曰大匠不斲而巳不復

削也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兵不寇之害也若武王

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

念無所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也長上行私阿所愛

用豎刁而蟲出於戶阿豎刁為牙之諛不正適長其

使去流也人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用公則齊日醉而飾服禮讀不飲

酒食肉而日醉飲酒欲整喪紀私利而立公貪虛

觀注飾服當作  
飾表

無目欲視青莖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虛



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

貴公

五日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

私行一作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遠成黃帝言

曰聲禁重不致虛名色禁重不致好色衣禁重不致

味禁重不致厚味香禁重不致奢後味禁重不致厚味

室禁重不致官室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

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有子九人

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國此曰晉

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南陽

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地川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之屬皆是也今君也而能為治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

善焉居有間間頃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

可而為之對曰午可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能焉攝

對曰午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

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

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

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辯居秦鉅姓子通稱

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

讀曰轉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

讀曰轉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

續詩以九之切不作對



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奉孝先生之以此聽

寡人也腹斲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

王雖為之賜賜弗誅腹斲不可其不行墨者之

法法之殺其子也欲必以行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

也私愛忍所私以行大義義之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

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

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

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謂曰作事感克其

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者所私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樂 功名一作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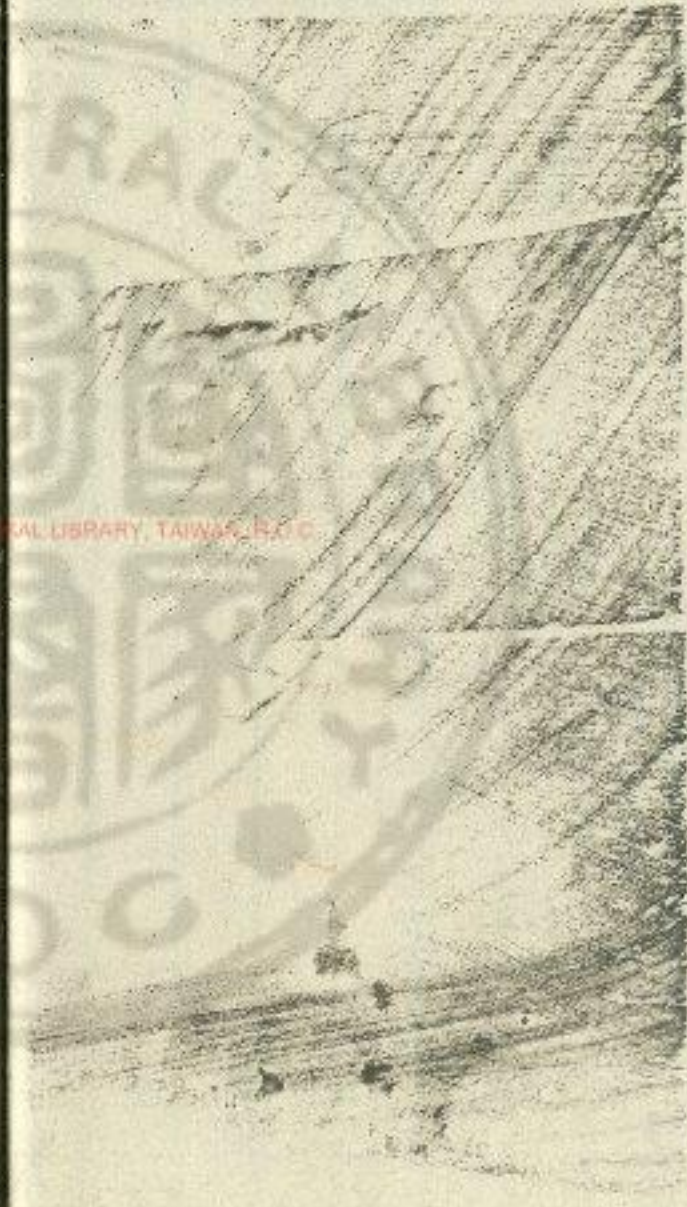
昏弧中旦建星中孤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其日甲

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夾

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而生故竹管音申交鐘也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

桃李之屬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兩雅曰商庚商黃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樂 功名一作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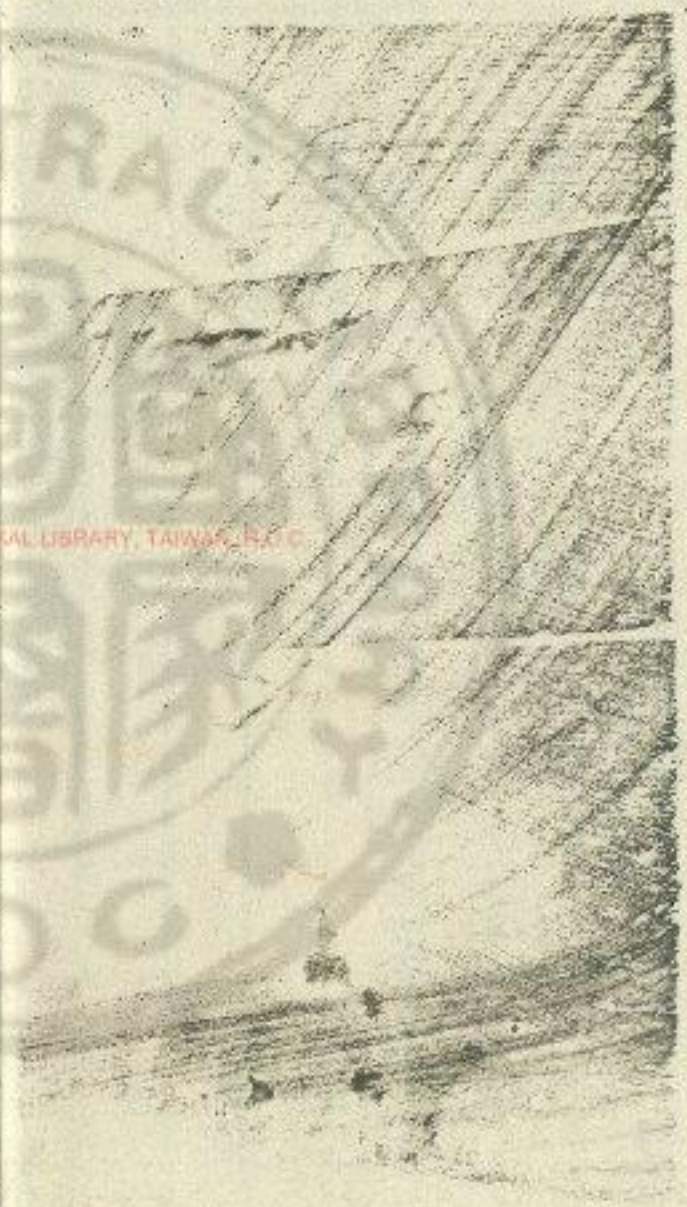
昏弧中旦建星中孤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其日甲

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

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而生故竹管音申交鐘也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

桃李之屬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兩雅曰商庚商黃





化者其呀不知所出其  
呀正且故不覺其呀

人民避唐諱

秦人謂之黃龍，與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  
淮水，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為鳩，正。直不驚擊也。  
設鳥，布。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乘鸞輅，駕蒼

龍，戴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春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存恤孤寡，萌芽，牙諸

當生者，不擾。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癸也。社  
動，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癸也。社  
也。嫌日有從，不重。命有司省圜圜，去桎梏，無肆掠，止

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圜，圜法室省之者，赦輕  
也。獄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極也。省，省之者，赦輕  
也。獄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極也。省，省之者，赦輕

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  
禮，禘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  
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郊禘，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王  
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禘於高禘，三牲具曰太牢。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  
嬪，祀高禘耳。御，見。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得  
也。男象。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

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  
蘇，開蟄之。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成，慎容止者，以雷電合  
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

權，絜。度，尺丈也。量，量器也。鈞，銜石無也。石，百三  
斤。斗，斛也。桶，量器也。稱，銜石無也。石，百三

斤。斗，斛也。桶，量器也。稱，銜石無也。石，百三  
斤。斗，斛也。桶，量器也。稱，銜石無也。石，百三

夫時夫

漢川

春音上  
無邪字



舍釋同音鄭注  
為得然此亦備  
一說

鈞等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者在都邑

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澤土乃脩闔扇寢廟必備

閭廟門廟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無作大事以妨

農功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

林皆為盡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

春薦韭卵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上丁命

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甸丁日命樂官正率舞大夫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曰視中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中甸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樂皆以

樂雲門咸池大韶大濩大武也周是月也祀不

用犧牲用圭璧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

鹿圭告於祖禩此謂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

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

寇害之也兵來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

掠冬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行夏令則

國乃大旱煥氣早來夏氣炎陽而行其令螟為害故大旱火氣熱故旱

煥也極陽生陰故也螟作

二月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

一本舍在  
故字上



也役事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

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不欲利於生

者則弗為則不治此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

必有所制制專也制警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

所制制於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

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

有隱憂我心不悅天下重物也物事大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於他物乎他物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

託天下託附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

越王逃乎丹穴淮南云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舍置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而為君也得好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

使人以幣先焉幣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思慮謀致幣得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之願闕而不得故若願闕者非惡

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

得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也知之豈不悲哉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

餘以爲國家持身之餘其土首以治天下

善於禮移風易俗興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

鮮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餘格故曰

鮮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

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

物狗猶彼且奚以此之也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爲

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也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

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

華子曰全生爲上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虧生次

之少虧其生和光同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迫生爲

下迫促也故所謂尊者全生之

謂於身無所虧於義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

今子華子存朱子以為厚決非先秦古書欲別區氏春秋亦屬非子之造其不足觀

鮮音倒下切



子華子無以字亦無服是之辱是五字

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  
謂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  
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服行也辱是也。行不辱莫大  
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無義而死迫於苟生謂  
曰水火呂見迫生不若死。迫促  
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  
苟生不仁義不物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  
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  
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  
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  
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飲酒之謂也養生  
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身。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聖  
人修節以止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其適故耳之  
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  
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雖神農黃帝其  
與桀紂同。有天下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  
不過節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  
情矣。失其情不遇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  
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俗士虧情故每動為亡。敗俗  
亡故曰生死存亡之本



府堂竹府堂文  
如有三反

臣等王臣七不  
赴說感詩

先春又皆有萌

未有向者一書如此  
求當似解亦有

儲音

乘路也把補子意

此不故其書是

行高之詩小子詩

詳一子故与同情

凡君也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實蒙曲失其宜種腹疾也

為也彭祖論之賢臣治世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

彭祖無欲故曰雖有彭祖不能化俗其於物也不

求明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

易動蹻然不固不堅固之說故其志氣易動也矜勢

好知曾中欺詐矜大其能契好尚其所行自謂為智

德義之纏邪利之急急猶先後身以困窮雖後

悔之尚將奚及困窮危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

不得所由所行殘暴開持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

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

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此非

甘之味死之說古人得道者生以壽

長福道無欲象天子之聲色滋味能久樂之莫故

論早定也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早奮則精不竭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早奮則精不竭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早奮則精不竭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早奮則精不竭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早奮則精不竭故曰論早定則知早壽

乘路也



此處記未詳其初也  
此處記未詳其初也  
此處記未詳其初也

此乃居申中誤記  
全無別

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

地也同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一體也

一體故曰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也

酌者衆則速盡多故酒也酌者衆則速也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萬物酌者衆矣萬物之酌大貴之

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之也又檢其生以資

天下之人資供而終不自知猶功雖成乎外而生

虧乎內內通也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

視口不可以食賢中大擾妄言想是臨死之上則倒駕還來不知為用心

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休世人之事焉者皆以探物

致之遇荆莊王為幸孫叔敖楚令尹自有道者詢之則然

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荆莊王好周遊田

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

於孫叔敖孫叔敖功日勞而俸薄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

生為故生性故不休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

乎後世莊王之勳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曰染於蒼則

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

故使本  
作故死後



矣。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染

於許由伯陽。陽，颯，項五世之孫，晉陵之子也。各重華許由

也。禹，顓頊之孫，伯益之子也。湯，伊尹之子也。

伊尹仲虺。伊，契後十二世孫，王亥之子也。天乙，伊尹陽

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成王之子也。周公旦，成王

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立為天子，功名敵天地。

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也。

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桀，夏桀，羊辛，歧踵戎，桀之孫，癸之子也。

桀染於崇侯惡來。崇侯，崇國侯，惡來，崇國侯之子，紂之諛臣。

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厲王之子，名胡

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幽王之子，名宜王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其不當者，不得

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也。

於管仲鮑叔。管仲，齊桓公之相，鮑叔，齊桓公之

鄰，偃。偃，齊桓公之相，其子名

沈尹蒸。沈尹，楚之大夫，蒸，沈尹之子名

之儀。儀，魯之大夫，其子名

種。種，魯之大夫，其子名

矣。

於許

也。

伊尹

曰。

所染

也。

桀染

桀染

厲王

而不知

子各官

父護

下之不

於管仲

鄰偃

沈尹蒸

之儀

初考以王本公之  
此種即係古文  
羊辛歧踵戎崇侯  
于辛指多

父之儀即係古文  
儀皆作義

此五君者所



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

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

黃籍秦高彊秦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

為中行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嚭吳王闔廬之臣

伯宗之孫楚州拜之子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智瑤之子

武中之子襄子也國中尚染於魏義握長尚握公子牟之後魏得中

長山以邑之也義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唐田宋康王之二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

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

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

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

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論猶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遺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瘳

不知要故也愈益也益危者者不不知要故則所染

不當所得其人也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全猶六君者是

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

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為王帝者亦當非獨國有染

也孔子學於老聃蘇變青叔三人皆體道魯惠公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父桓王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止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

禮義考禮  
樞墨子作僮

古之君子  
名氏之說今本墨  
子非難也其所以  
與公三年平王廟樞



王五忠公在子未時  
使字說往而方極  
王誤矣

初而別傷曰方知  
持中而後是也  
起於子則望也  
子不為中而為民  
程心易也

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謂孔子  
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謂孔子  
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謂孔子  
充滿天下謂孔子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  
學焉無時之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  
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  
於子貢許犯學於禽滑釐田擊學於許犯孔墨之後  
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謂南記曰人也非正

曰不可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謂則響應之

此言之故功者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謂

猶魚下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謂射之

猶與焉下善為君者纓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

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夷也戎伏

向也謂與中國相反因謂反也一說南方有反舌

歸之謂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

人曰樂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謂人使

不悲謂其所以歸也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

不悲謂其所以歸也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

不悲謂其所以歸也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



此能字似協輝某  
豈亦有西音耶

成大虛稱可以為大也故曰不實難成也 缶醖黃蚋聚

之有酸酸美也故曰酸能成徒水則必不可 以若魚去蠅

蠅愈至致之者法也 不可禁禁止也 以致之道

去之也致之者法也 禁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法之

也以致暴之道 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響

御也嚴刑峻法非百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

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去後也 欲

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 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 欲為天子

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殺紂暴亂武王以仁行不

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何以化乎此謂之治以亂

無所歸走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天子以王者為命

不廢者宗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無明天子

不此務務其 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 賢不肯不

可以不相分分猶 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 若美惡

之不可移惡故曰不可移也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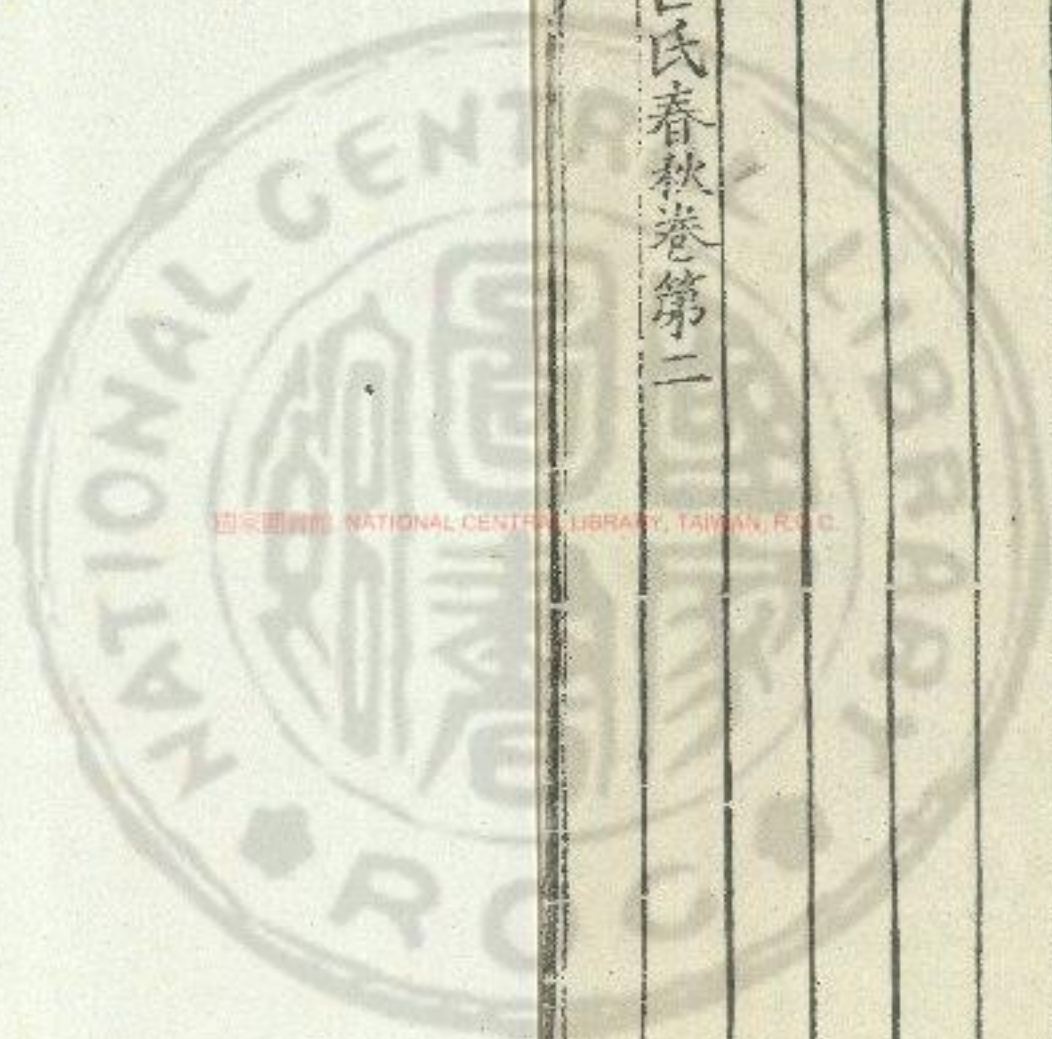
行何可虛得曰紂賢生於 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



上之過也關龍迹性忠臣也王子能以要領之死爭其止  
也過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禁針使享賢名若各  
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

功名一作由道

呂氏春秋卷第二









見萍始生東莫之收指是也萍水蓬是月始生天子

居青陽右个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

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孟春是月也天子乃

薦鞠衣于先帝周禮曰司服大裘冕天子乃

服韋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衣如鞠衣未達也命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

天子焉始乘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進恐有穿漏天子焉始乘舟

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乘舟為進也鮪魚似鯉而

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泚生牙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散出貸賄不可賦斂以天子布德行

惠命有司發倉窳賜貧窮振之絕方者曰倉窳天子

諸侯府庫幣帛之藏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

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障壅塞田獵畢弋罾羅網餒獸之藥無出國

九門單掩也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置免

之羅也王氣所在尚生情明饒天子城門十二

方三門王氣所在尚生情明饒天子城門十二

天子城門十二

天子城門十二

天子城門十二







小言生

索宮中區四開之擊鼓大非驅逐不祥如今之

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德非王氣所在故

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是行令

行是之令也十日曰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國

有大恐行冬令寒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蕭行

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民疾疫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

山陵所殖不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

兵革並起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

三月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

為利莫不為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

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平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

貪欲故形性安形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性安則壽命長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

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形則生害矣

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擾神則生害矣大寒

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諸言大者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精無

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無

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一作集於

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

六言五行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一本精下無無字

三五



府亦當作府或作府此有作府

茂長集於聖人與為豐明豐讀如特也豐大也也精

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

長而養之。一作善之。因智而明之。明也。流水不腐。腐也。

戶樞不壞。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

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臃。皆與風處。耳則為耵。為

聾。目則為瞶。為盲。皆與疾處。鼻則為齇。為

窒。不通。處腹則為脹。為府。皆與疾處。足則為癰。為

癰。不能行。處水則多禿。與瘦人。瘦人無髮。重水所

多。種與變人。不能行。處水則多好。與美人。美人亦

卒水所多。疽與癰人。惡瘡也。苦水所多。疔與偃人。癩

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烈味也。重酒。重

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也。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

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

也。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神氣。百節虞歡。

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

疾病愈求。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脩。一作子招作

的。何益於中。于從也。射不能中。不知循聲。箭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

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古之人治正

也。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為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為諸侯時也伊尹對

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

先為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一作取身身者畜其大寶畜其大寶也

寶身也用其新棄其陳陳以療疾則曠理肌騰理遂通騰以療疾則曠理肌

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

人真德之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也治其身

而天下治身亂而國亂故善響者不於

響於聲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為天下

者不於天下於身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言

無欲也行義則人善矣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

百官已洽矣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萬民已利矣無

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則天

義曰利身可以利其君曰勿

勿身督聽順不聽也利身

平靜順性則聰明

壽長順性則聰明順性則聰明

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正法

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道則

身身孔子曰不遇身物

勿古物字即易所  
謂言者物也言勿  
有周之王充引書  
作物者必問何謂成  
身孔子曰不遇身物

身善  
無欲也  
行義則人善矣  
則人善之矣  
樂備君道而  
百官已洽矣  
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  
萬民已利矣  
無  
三者之成也  
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  
則天  
義曰利身  
可以利其  
君曰勿  
勿身督聽  
順不聽也  
利身  
平  
靜  
順性則聰明  
壽長  
順性則聰明  
順性則聰明  
則業進  
樂鄉  
督聽則姦  
塞不皇  
正  
法  
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  
道則



敵國後則其邊停其民也論語曰內失其行名聲隨

於外也失道民散女安此之謂也故曰名聲隨於外

臣之請外無諸侯之助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

末槁於上亦本振也君商周之國謀失於曾商周二王

內令困於彼彼亦故心得而聽得也聽得而事得

事得而功名得名也必得之則功成五帝先道而後

德五帝黃帝高陽高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三王

先教而後殺三王夏故事莫功焉無過於三王五伯

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

伯者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

國辱主命衆愈益所事者末也治夏后相與有扈戰於

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

曰不可吾地不淺備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

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

鐘鼓不修設子女不飭飭不文親親長長長長尊賢使

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

人者必先自論可以論人者必先自論也欲知

如組組讀組縵之組夫組織之近成文也詩曰執轡

如組良御鑿於手而調馬口以發萬里也孔子曰



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審言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

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

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穴而

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

矣成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未哀公有語寡人曰

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夫人豈治也以行禮治

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迂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

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

子求諸已故曰得之身者求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

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反者

先已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太上反諸已其次求

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彌疏其求之彌

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

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而游意乎無窮之次舍事心

乎自然之塗無為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明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

也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故知

三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德行昭美

比於日月不可息息蒙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

大哉乾元萬物



也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

則復歸於樸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也

也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

也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也

力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也

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也言無遺者集肌膚

不可華也也無口過此之謂也也諂人困窮賢者

遂興不可匿也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

之不勝也何物之不應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已

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也昔上世之亡主以

罪為在也人故曰殺僂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

亡主若桀紂者也也以罪為仁他人故也三代之興王

以罪為罪在己故曰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也三代之興王

行其人民之功不衰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

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也此不肖王

之所以亂也也魏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也通幸也孟子

天子故觀貴則觀其所進也進善也堯舜舜禹禹

其所賓禮也貴則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

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

行也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

不為下

曰三代之興

不取上句也字



類也。不為論說。喜之以驗其守。守也。情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驗其節。節，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哀之以驗其

人。人人可哀。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志，堅也。攻難不成不止。八

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論也。論人怒又必。

以六戚四隱。六戚，父、母、兄、弟、妻、子。四隱，相、惡、而、長、藏、短。何謂六戚？父母兄弟

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

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言盡如之。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皆是也。此先聖王之

所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

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替

留。故曰天道圓。精氣一上一下。何以說地道之方也？

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不能

相為。不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

周。圓道也。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

也。軫南方。角東方。所終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

道也。光明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

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圓道也。藏。蓄。雲氣西行

云云。然寸而合。西行。則雨也。冬夏不輟也。輟。止。水泉東

者怒本作







事變行官不易方易主不易方

矣不可得而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無臣主也者使

非有者也紂臣皆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

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

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皆以賢者為後不肯

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世世不失是

不應也其分審也各守其聲律以成宮徵商羽角各

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受亦

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

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

無由至矣

圖道

呂氏春秋卷第三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一作勸學尊師

誣徒一作誣徒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

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日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也炎帝少典之子

炎帝號曰神農神農氏也其神祝融祝融之子吳回也

於南方為火德之帝其音熒盛陽用事鱗散而

其音熒熒音陽其音熒熒音陽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

也位在南方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一作勸尊師

誣徒一作護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

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日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也炎帝少典之子

炎帝號曰神農神農祀於南方為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之子吳回也為

其音熒盛陽用事鱗散而為

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

大呂大呂陰律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善即王善夏小  
正月王善秀

捕与祖  
通

功也故曰仲夏其數六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

焦火味苦其祀竈祭先肺吳國曰祿之神託於竈是

也一曰神火用自其藏蟻蟪鳴立蚓出是月陰氣動

也下故類鳴立蚓王善生苦菜秀善或入秋秋也

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

室乘朱輅駕赤駟駟火德也駟駟載赤旂衣赤衣服赤

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西十六日立先立夏三日太

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去文說在孟春

方也天子乃齊齊在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逆夏於南郊南郊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

不欲說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節士傳曰賞以春

乃命樂司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制人

命樂師正性也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命

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天子之鄉有孝

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也當直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象陽長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是月也天子

始締締細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

民無或失時時勉勸教使命司徒循行縣鄙縣內

王善即王善夏小  
正月王善秀



二千五百家也。命農勉作無伏于都鄙。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也。農乃收麥。

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夏所宜食也。先薦廟者。

至是月也聚蓄百藥。廬草死。是月也。廬草成。故。

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及五月。陰氣伏於。

下。安無薄刑。決罪順氣也。釐事既畢。后妃獻繭。乃。

收繭。稅以桑為均。均平也。桑多稅少。貴賤少長如一。

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是月天子。

乃與群臣。祭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

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夏成陽。雨行金氣殺戮之令。

也。四境之民。畏服。賊來。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水壞其城郭。時逆行之微也。行春。

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樂長。地。

行春營蠶之令。故虫蝗之。春木氣多風。故。

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四月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

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

知理義。忠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慈。在臣子則不。

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役也。不。

新日十日雨

易以說



仁不慈故臣子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猶學者師達  
 而不得其所以願也子不知義理生於不學  
 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有君秀言聖人之行聖  
 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吾未知其不為聖人也日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  
 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  
 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  
 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而爭於  
 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  
 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  
 疾學疾趨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各人者未之嘗有也

說字訓

大德切

大之士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  
 也言從則其故往教者不仕召師者不化易曰  
 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仕召師者不化求童蒙童  
 蒙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自卑者不  
 聽言往教之師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師操不  
 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  
 遠乎言愈遠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  
 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凡說者充之也非說之  
 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  
 也本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充而反說之夫弗能充  
 而反說是枉承一作溺而礮之以石也人何  
 人三人何能沒說



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救治也。董毒藥也。能使人何治之有。

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

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勝理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

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敬驕侮。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

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子道與天。

也。不亦難乎。為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

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

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

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

詩云：期並不至而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多為恤此之謂也。

點曰：彼雖畏，我有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

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

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師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帝顓頊

師伯夷、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

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

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

各

各

各

本件理  
臨義立



孤偃也蘭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

也子桑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

子胥文之儀儀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

伯楚人也大夫德姓文字會楚辭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

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

哉道此五帝之所以繼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

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廢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

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音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使

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謂狂之謂狂故凡學非

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

學也敗毀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

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音學於子夏

子夏孔子弟高何懸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

其暴虐為鄉曲人所作也學於子墨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鉅

彼稱學於禽滑釐禽滑釐墨子弟此六人者刑戮死

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為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也善年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

於學也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

疾諷誦疾謹司觀瞻愉問書意以問書意順

也以上有說文未

也以上有說文未

也以上有說文未

此作由此  
有也字不  
鉅狡上非  
見指於此  
亦在處  
亦在處  
亦在處



養身養子太  
學身多食子粒  
宗

耳目不遺志不自于道退思慮求所謂非所慮時

辨說以論道辨別道義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

得之無矜失之無慙慙慙也必反其本本謂性也生

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中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

術時一作崇節為務四時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

澆務種樹唐圃以齊水圃也施履結罟網捆蒲葦之

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性也川

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

輿馬慎一作順駕御適衣服份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和

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

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

聽從師所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

之曰叛背矣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

背其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背叛之人賢主弗

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

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

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利之教然

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

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

項氏呼換  
後知故曰  
以是心

唐圃猶五  
圃也

古人所以尊師  
者以此而後皆



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達通也。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術勝矣。勝，猶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

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此篇一名詆，從凡，篇中徒，定皆作役，徒與役謂也。弟，子

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

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也。長反，請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

之體道人樂其所以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

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

此數語不見今所傳子華子



今日師道  
何于此

亦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  
陳喜怒無彥晏陰喻殘害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  
在己不肯自非謂若人懷過自用不可證移懷及見  
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  
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諱其弟  
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疏遠就學敏疾本業  
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  
去則莫終弟子欲去則莫終居則不安居不安也見其  
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  
之所悲也悲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

莫不作

者此師徒相與遺怨尤也造入之情不能親其所怨  
不能舉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  
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我謂弟反己以教則得  
教之情安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  
行於若此則師徒同體行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  
同於己者功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  
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亦也苦  
則亦誰語牛馬不可誰語又况乎遠師與道術之言乎

則亦誰語  
牛馬不可誰語  
又况乎遠師與道術之言乎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  
 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辨  
 論則不審不能明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於師  
 溫是也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羈也世時  
 於小利惑於嗜欲嗜也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  
 能合則弗能離離也事至則不能受成也此不能學  
 者之患也也

誣徒

五曰善學者若烹宰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足足雞足跖雖不足猶若有跖雖不足猶若有跖  
 人亦然長亦有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  
 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  
 不惡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  
 矣尚上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紂  
 不可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  
 為是被禍而出衣錦而入被禍在內故不可疾人生乎

老子曰以方師



戎長乎我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  
 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  
 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  
 齊人傳之衆楚人譽之雖日終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終曰捷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此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  
 之謂也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  
 人楚言化後之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  
 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  
 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  
 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夏禹也五帝  
 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凡君之所以立出  
 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

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  
 有之居也故以衆勇  
 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  
 大勇士以少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  
 人能舉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  
 能見針末於百步之中  
 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善之中  
 必有與聖人同故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南  
 曰無畏於衆辭也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南  
 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  
 無逆良故人君以衆為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  
 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  
 賁為患者眾也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不以為言  
 辭為說而境內已備備矣兵士已備用  
 矣得之衆也

用衆 一作基學



呂氏春秋卷第四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和 新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之五月東井南方

宿昏亢中且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日則皆中於南方

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所氣養也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暑

夏夏後六月節也螳螂於生也鵙始鳴反舌

六百五十五

大馬

一

大馬一



呂氏春秋卷第四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和 新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

宿昏亢中且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日則皆中於南方

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所氣養也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暑

夏後六月節也螳螂於生也鵙始鳴反舌

大馬一  
作大馬



無聲後唐陸而殺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

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面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備養

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是月也命樂

師備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師樂也故備之琴瑟管簫

執干戚戈羽干戚長六

調竽笙塤箎竽笙大古

飭鍾磬祝敔鍾磬祝敔

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此之謂也

炭一作灰請為炭  
炭作灰猶位作立  
古文也

磨石磨如磨石也有鉏語以茲操之以止樂以和歲故飲整之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昭泉大

所出非一故言不能典而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乃

命百縣雩祭祀百祈鄉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

後內之百縣大夫也祀而世百名鄉士農乃登黍

功滿於民者雩祭之求福也成成

進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蠶也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也

無暴布暴布則晚傷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閭

聖門也民也關要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挺重囚益

增本







一。下合而成章。謂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謂天地車輪轉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謂天地車輪轉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行不度也。起牽牛至周于春。盡其行。以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熱。春生。秋殺。百物所出。造本。作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成於萬物。者。謂。萌芽始震。凝澗以形。震動成形。是以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同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化其上。隨。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止嗜慾。

化於太一

德務同音

不辟。樂乃可移。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亡國。

我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故不和於雅。弱者非不笑也。傳曰。笑。人必。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狂者非不武也。武。狂。傲。之。人。雖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

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人。呻吟。歎。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

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也。人情欲。故弗。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

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

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也。故曰。得。不。有。求。也。



與焉不得為焉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世之學者

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議大樂君臣父子長少

之所權欣而說也權欣生於平和平平生於道道也者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

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

是也於道也者至精也精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

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先聖

擇兩法一謂棄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

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合宗親能以一治

其身者免於災災終其壽全其天天能以一治其國

與身合  
程頤

者喜邪去賢者至成天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  
風雨時時烈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

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

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

客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

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則失寶之情矣

情亂世之樂與此同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

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諠諠以此

一本太乙  
五十四



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以此為樂則不樂  
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齋後淫國愈亂主愈卑則亦  
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大鉅  
以象為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也始  
作詭異魂之樂故耳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  
未嘗聞目未嘗見務相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  
大呂陰律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巫女曰侈則侈矣自有  
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傷悲其王之與樂

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變此生乎不知樂之  
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多體之  
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濕勞逸饑飽此  
六者非適也適中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  
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煖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  
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遂制乎嗜欲制乎  
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  
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  
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弗聽

音雖在前目之情欲色欲視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

心不聽之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心弗樂欲美芬香在前

弗嗅味不嗅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心弗樂五味在前弗

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

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

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之有適心非有

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

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

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

居則立則令明字  
法之所置字為  
則清世之清之而為  
則  
考諸似非  
考諸字高讀

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

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

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

則聽聽不聽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是也不詹

之嫌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聽極不詹

之故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收不收則

不特不特則怒不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

皆非適也不鉅不不濁得四者之中乃何謂

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

大三百八



樂記乃河間獻王得之非獻王所造呂覽引之矣

論刊明

重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黃鐘之宮，音之本也。

鐘律一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

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

也。風猶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

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心託於音樂

以論其教。論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

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初，肅然清靜，貴大饗之禮，上玄

尊而俎生魚。大饗也。俎，生魚也。皆上質，貴本。大羹不和

有進乎味者也。大羹，水也。謂之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藉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樂以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

有淫矣。其適也，侈大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多風而

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

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八音。士達朱襄，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合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摻



顏注漢書云陶唐  
當仍陰康方今表  
有葛天氏陰康氏  
自陰康氏後方及  
黃帝顓頊帝嘗  
堯舜皆有次第不  
得錯亂請注失之  
章懷注後漢書引  
此作陰康不作陶唐  
然則古本亦有作陰  
康者矣見馬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巡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  
陶唐氏之既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災民  
氣鬱闕而滯著謂之過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  
以宣導之謂之過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  
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取竹於  
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空谷者取其厚鈞者  
兩節間以爲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律管長三寸九分吹之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  
長三寸九分吹之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  
音中黃鐘之宮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吹曰黃鐘

今少天  
作合火

曰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合和黃  
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風  
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  
一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  
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帝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乃登爲帝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婁婁鏘鏘帝  
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吳乃令鯀先爲樂倡倡始鯀

六三四五



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擊其音英英和威貌帝嚳命咸黑  
 作為聲唐一作歌九招六列六英有佺作為擊鼓鐘磬  
 吹管簫篪韶推鍾帝嚳乃令人拊兩手相擊或鼓擊  
 擊鐘磬吹管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  
 乃以康帝德康帝堯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為乃以康輅置缶而鼓之擊乃  
 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諧叟乃  
 拌五弦之瑟拌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  
 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通  
 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濬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大  
 濬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  
 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  
 六州以討一作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  
 六列皆樂名舊義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  
 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德嚳之難邑  
 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  
 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  
 刺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西伯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

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歸

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

立，殷民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往商人服象，為虐于

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

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

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義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勿成作樂，故曰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卷第五 古樂



造下一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方宿周之分野是月也

此昏心中旦奎中方宿魯之分野是月也

其音徵律中林鐘林鐘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涼風始至蟋蟀居宇故曰涼風始至蟋蟀居宇

鐘也應林





爾雅謂之其陰氣應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蚋

故俗謂之鷹以從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蚋

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乘朱輅駕

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

以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鼈升龜取鼃鱣鱣皆魚屬鼃皮可

官也漁讀若扣語之語蛟鼃皆魚屬鼃皮可

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家鼃羹公子怒染指

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

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月也令四監大

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

夫有四郡郡有郵故春秋傳曰上大受賜下大

三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

縣也四監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該周制畿內之

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

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

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忒黑黃蒼赤莫不

質良婦人善列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

赤與白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以為旗章以別貴

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是月也樹

六十五

一本尊之  
十有七字



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

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發令而于時以妨神農之事

農之耕耨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

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

大雨時行燒雉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

糞田疇可以羨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熱大

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

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隨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

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巳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火德王

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中央也







月令卷廿四  
伏畜作養位且  
下早福同類先  
之大皆有類也  
注亦訓為少則後  
誤為伏明矣

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  
夏至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  
故曰日長至  
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  
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六呂之月數將幾  
終大呂十二月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太族  
之月陽氣始生大族正月冬至後四十六草木繁動  
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  
德去刑夾鐘二月也無或作事以害群生事也  
以害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三月也

滂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仲呂之月無  
聚大衆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  
之曰無也必循草木方長無損民心民當務農長養  
行農事勸率之勸率之雜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其養伏  
心攝之曰逆也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其養伏  
五月壯感使少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朝政不  
皆安養之助陽也助陽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朝政不  
動隨落早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刑也  
枯槁也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刑也  
至後四十六日立樹行無發大事以將陽氣起  
刑者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殺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起  
將猶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  
法所以行法也簡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遠方  
選武士厲其兵選武士厲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遠方  
定我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起農收  
壬也壬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起農收



聚仲秋大雨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猶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無留獄訟以亟以  
故亟疾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陰陽  
於上故事修別一作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  
故曰審民所終也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孔甲禹後十四世  
獵也田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  
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  
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

捺力係切手取物  
又捺渠道切捺  
也

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勅扞捺斧斫斬其足遂為  
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為守門之孔甲曰嗚呼有疾命  
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禹行功  
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禮而巡省南土  
也者南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  
方之北在九迴近當塗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南音南音南方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南音  
山氏周昭王親將征荆之荆楚也秦莊王諱  
音為樂歌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蒧漢  
曰荆之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頽之音曰辛餘靡振王北

辛餘靡振王北  
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



說文引左傳子國  
卿也招子房矣然則  
古文招今大腹也  
昭王南征不復招  
於漢中

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

人是微恪上南有漢而不復寡人是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由餘廉焉得振王為漢於漢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焉

長公親王之方也以辛餘廉有殷整甲徙宅西河作

阿猶思故處也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

西山之音周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以爲秦音

樂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或猶飲食必

以鼓樂帝令燕往視一作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篴少選發而視之少選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氏之生

將立謂也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北音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

風俗風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觀其志而知其德成

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

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惡水煩則魚鼈不大

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鄭衛之聲桑間之音

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結流辟詭越愒

之音出此則滯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慮則百為

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正德以出



樂和樂以成順

樂以和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

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

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

室開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庾

昏而生比且其大拱

善教云伊陟和太戊亳有桑穀

康之子也號為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

大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大戊大戊生仲丁仲丁生

時不亦諺或由此類之湯退下者曰吾聞祥者福

者明畏不辜之氣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

是時尚未焚書  
六經其在書叙

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

為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

晏退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滅故禍号

福之所倚福号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

極極猶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

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

邑外百吏皆請曰臣聞地

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

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

典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典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世宗御極八年地  
動宮殿遂通于此  
符

云云起於漢書  
引以歎也



移咎微於他人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  
令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負  
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群臣無幾何疾乃止  
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  
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所以止殃翦妖也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无公佐之子樂焚惑五  
分野公懼召子章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章宋  
者故問之能占宿度子章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  
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

也而移死焉不祥謂子章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  
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寡無以守子章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飢不為飢也民飢必死為人  
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象非  
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章還  
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  
三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  
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也星一徙當一年三  
七十二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徙復星也



而延二十一年歲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  
榮感不徒臣請死公曰可是夕榮感果徒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極亂國之主未嘗知

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

之實未嘗得為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是正坐於外

室也外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其所謂正乃不正矣

悲人所為如坐夕室自以為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

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

夕坐夕向  
夕坐夕相  
夕坐夕相  
夕坐夕相

適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常霜雪而

也也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

一作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節一作位人民淫

爍不固淫邪鎮燠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禽獸胎消

不殖銷燠不成不得長殖草木瘠小不滋滋亦五穀

萎敗不成成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為

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長少相殺父

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

失人之紀冒嫉產疑相嫉則相猜心若禽獸長邪苟

利苟且不知義理禽獸焉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

夫一語  
夫一語  
夫一語



若馬若白鶴若衆車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

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之氣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

名曰雲旂雲氣之象有其狀若衆馬以闢其名曰滑

馬五行傳為有其狀若衆植華一作以長黃上白下

其名蚩尤之旂旂於其日有闕鉞有倍僑有暈珥闕食

其開而相食倍僑暈珥皆日旁之氣也在兩傍反

出為倍在上下出為僑在上下向為冠兩傍內向為

周所有軍營相開付故曰軍營有不光有不及

一作景有衆日並出有晝音有有霄見霄夜其日有

薄鉞薄鉞日也日月殺會有暉珥有偏音有四月並出

有二月並見有有小月奉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

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

棊有天播有天竹有天莢有天干干楠有賊星有闢

星有寶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有豐上

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木也春則黃夏則黑

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隤隤音

揚子受有菟生雉雉亦生鳩鳩一名冠雉於五有

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聲飛匈匈國有游

蛇西東於五行傳為蛇妖也西東馬牛乃言言語皆

犬彘乃連連合皆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有

人自天降降也下有市有舞鳥國有行飛一作馬有生

四百四十二



亦見今所傳子  
華子小異大同

角於五行傳雄雞五足之孽有豕一作生而彌

也於五行傳為雞卵多假有社遷處遷有豕生狗

行傳為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

災必亟更其辭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

一作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飢無日矣備大也

有日無復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

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勝書者歎多也故子華子曰夫亂

世之民長短頽百疾疾痛也良短者無節度也

皆生道福小兒被也民多疾癘道多保級盲禿僂萬

也仰者也物妄生非故亂世之主為一作聞至樂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也仰者也物妄生非故亂世之主為一作聞至樂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也仰者也物妄生非故亂世之主為一作聞至樂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也仰者也物妄生非故亂世之主為一作聞至樂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也仰者也物妄生非故亂世之主為一作聞至樂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一作用兵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

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

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昏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

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號之子

金天氏死配金為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保者木毛蟲之屬而虎律中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一作用兵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

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

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號之子

金天氏死配金為西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保者木毛蟲之屬而虎律中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夷則和太陽氣

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臭味

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為披降下寒蟬鳴鷹乃祭

烏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

天子居總章左兮總章左兮商頭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

史謂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秋感德

在金天子乃齋感德在金山主西立秋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卿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

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厲兵簡練禁雋過萬人曰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

方巡行也遠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禁繕圖圈具

拮禁止姦拮謂械在足曰拮慎罪邪務

搏執命理瞻傷創察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

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

正平則不直者戮而刑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

氣

大三百七十五



始行不可以願必是月也農乃殺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非也祭先致寢廟孝經命百官始收斂

始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預完隄防

林修宮室附讀補城郭培也是月也無以封

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邑也大無割土地行重幣

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行

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

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

則其穀也金水相并介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

穀不實春湯沚壘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

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夏火王而

七月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自從上一作久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移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災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帝也炎帝

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五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注黃作  
火行錄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

罪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

也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

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

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末久矣聖人以治亂人故古

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怒咎一作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

刑罰則百姓之恃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

悟見漢

天下無謗伐則諸侯之相忌也立見則諸侯之相忌也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

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拙者以治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

威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

國者欲懷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瘞湯火以熟食兵以除善用之則為福不能

用之則為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良藥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妙選須也賢不肖者用兵  
辭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  
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接推其辨兵也連一作反兵也  
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  
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情故  
說雖強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辯文博學  
知博者不曉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詩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  
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疆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  
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

蕩兵 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

之末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

懇世相連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

捨之也必舉兵誅之其君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

生且行也治主之兵救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



也而逸岷見吊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况於不肖者乎遣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

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禁紂者也民去

也其親不能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有本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

欲陷人救守欲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

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

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

也故曰安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

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禁之者禁止是息有道而伐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凡人之所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或讀曰祈今無道不義存者賞

之也雖存幸耳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

也非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故

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

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

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為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

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多群日夜思之專心任精

起則誦之卧則憂之自今卑辱乾肺實神傷魂

精神人之神也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

愉其意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

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行說語衆以

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單皆虛不則必反之兵

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

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

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害而止天下之利

晉欽公曰物不兩施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欽

害長故利止者也

大百六十九



史書曰勝而不告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也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也故不可非也伐攻伐不可取也義不可  
故不可取也救守不可非也故不可非也救守不可取也  
惟義所取也救守不可非也故不可非也救守不可取也  
當守當救不可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道有  
取而無道也司馬法曰以戰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伐無道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去雖戰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道雖戰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田雖戰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可救守不可也救守不可也使夏桀殺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

吳王闔閭之子智伯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

王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瑤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晉厲

知必死於匠麗氏書中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懲

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

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徵舒病也公自出其射而

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

大三百三



於此也。温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東敗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為敵。國以韋囊或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或曰

宋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温。與此七

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

數。萬人一數之言。壯佼者幼胎臍之死者大實平原

廣埋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

白刃加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

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為京丘若山陵。戰關殺人以合

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陵。戰關殺人以合。若山陵。故謂之京丘。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

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

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恣故無無道者之恣行

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

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

也。賢者益疑矣。疑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

其義而疾取救守。非猶守。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

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

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

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明暴虐



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

敵之境觀則民知所庇矣庇依也黔首知不死矣兵知義

不殺論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

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

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類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信

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

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馬亦

可矣先發聲出號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

之在上無道謂所伐荒怠貪矣虐衆恣睢自

用也辟遠聖制警懼先王排些舊典上不順天承下

不惠民惠微欲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

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

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

天一作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

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有能以家聽者祿

之以家則身死家戮不救或也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

問問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

家百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

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

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



舉其秀士秀本一作而封侯之勝士選其賢良而尊顯

之上其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見其長

老而敬禮之年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級等論其罪人

而救出之論猶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

皆布散以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

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其典之舉曲加其祀禮是以

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人

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

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

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勝望義兵之至

子曰有百姓歸之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

化若故其

懷寵

中庸春秋卷第七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工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

昏牽牛中旦紫微中牽牛北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候

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屬從此漢中來南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工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

昏牽牛中旦紫微中牽牛北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候鴈

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屬從此漢中來南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來秋分而去歸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孟秋是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除氣發老其養之授其杖

賦行飲食糜粥之怪今之八月比元陽高年鳩杖

葉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

共老人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

服故命之也上曰冬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

禮司服掌主之吉服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黍稷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彝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祀

兵事并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命有司中

者素纁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

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

或枉撓杜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獨是月也

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

犧牲繫千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辭捨事神祈福

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

論言牛羊曰豢瞻肥瘠察物色也物毛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

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御服立於

通達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始金畜也麻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穿窬窳脩困倉

不薄  
正者居







卷之四

論語

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情欲生而惡死也

樂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奇使一心矣

整其衆也衆多也以文擊武實論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之則令可使

無敵矣今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

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文也今重乎天下貴乎天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執者不可搖

蕩蕩動物莫之能動動者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

不足以為武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誦誦者不可北也今信者實不他則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也凡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無備有資敵勇者凌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懾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威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

威已諭矣諭猶敵已服矣服豈必用抱鼓干戈哉鼓

進士干樹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也宵

宵乎冥冥莫知其情宵者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凡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

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

六三

論語

四



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覺舉死  
 殫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身趨喻急雖有江河之  
 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墜也并氣專  
 精心無有慮無有由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桓言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魯讓心死於棄子而趙氏皆恐魯讓晉畢陽之孫也  
 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識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  
 者敵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敵人之悼懼憚恐單  
 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飈成皆也形性相離離違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  
 無敢據意無敵虞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  
 木繫木則拌持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  
 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  
 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  
 廬判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  
 故曰吳王一成成說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  
 千密其踳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學祿教



卒學精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

力之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

退也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銳利兵長銳利長矛也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為是鬪因

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發之則

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卒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

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

是矣湯旋壬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虞也齊

於邲邲也遂禽移大犧以鳥號而禽克之登有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夏之天下樂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之帝也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親殷如周視

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

大獲似第三五

是矣湯旋壬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虞也齊

於邲邲也遂禽移大犧以鳥號而禽克之登有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夏之天下樂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之帝也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陳古無惟見於此後  
人改之或以陳為古

而序陳為今誤矣

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也橫

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南至石梁石梁在西至

鄆郭鄆郭在長北至今支支在中山亡邢狄人滅衛

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

兩之士五乘兩枝也五枝之人以銳卒千人先以接

敵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畝反

覆鄭城坪而取之使衛耕等天子於衛雍侯朝天子

於衛今之河南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

千人以為前陣陣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楚

和東征至于庫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

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破其便也兵甲器械殺

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精猶量也統率士民欲

其教也教者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

為而不足專恃專獨此勝之一策也策也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無敵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民解落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辭亂內作辭轉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威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勇則能決斷能



决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壤別辨實

墜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鷹擊也持擢則殪殪死也中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條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商周也桀紂以亡過絕也以蓋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下若

其寡也夫衆之禍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爲害則大善用兵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離離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勝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誘導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

所以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

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

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

六三



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持隱則勝開矣開布微則勝  
顯矣積則勝散矣持則勝離矣諸持擢之戰其  
用盡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此  
飛故得禽之軍戰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決勝

五日衣心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  
也救之義也大仁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  
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上得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墜人  
取之是也馬車兩馬在車中詩曰兩服上與見墜人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備飲而去處一年為韓

原之戰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

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持晉惠

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

甲鎧也隨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

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畢盡遂大克晉反獲

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

正以行其德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何

六三十三  
晉文公卷八



也。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

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渠名趙簡子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邑名也。宦小臣也。欵叩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王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驪之

肝病則止也。愈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諱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愠怒即就也。謂

就胥渠而簡子曰。夫殺人以活吾不亦不仁乎。殺畜

刑之也。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

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護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

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不

得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

之善。經也。故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死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

敵。敵員故我。得殺敵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

豈可不察哉。故不可不察。而此兵之精者也。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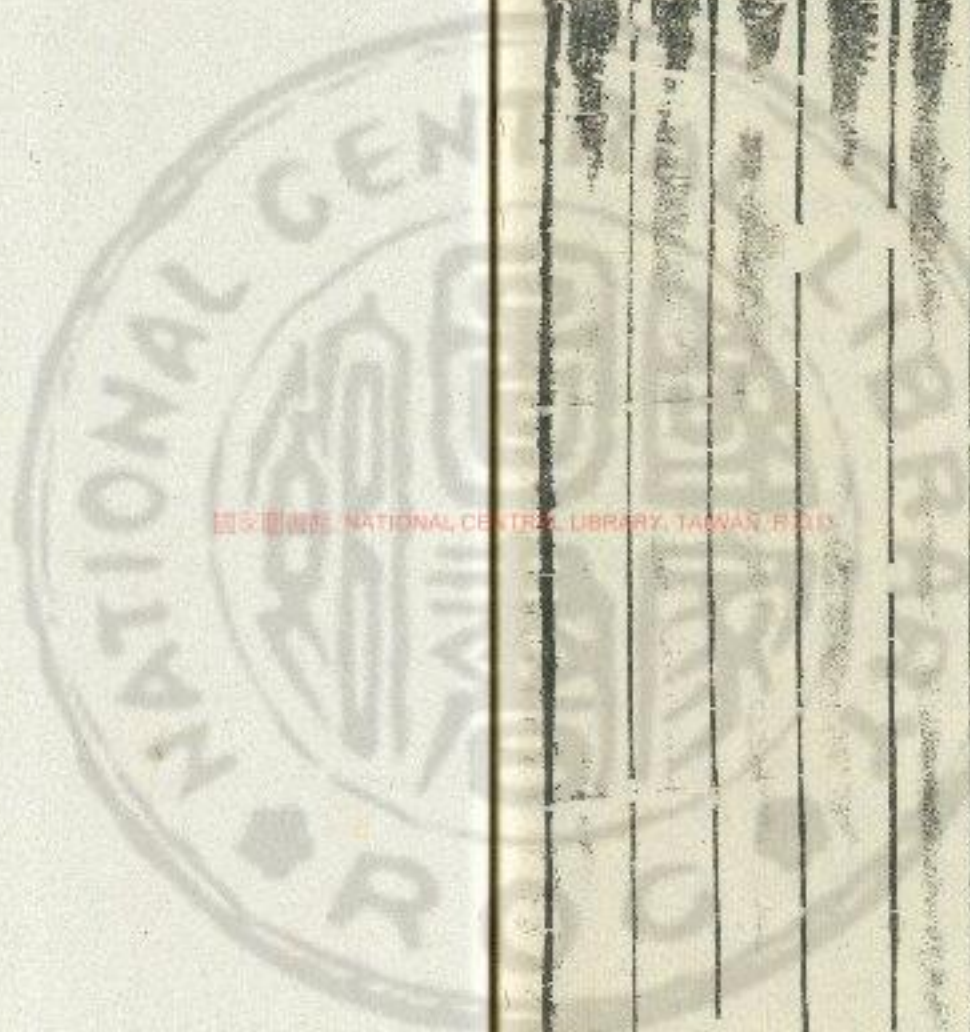
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

愛士



呂氏春秋卷第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已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休管音與無射和也除氣土其數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益蟲蓋以爲

康成本作來賓高  
氏以宿字屬下句  
為賓爵





堂之於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其也傳曰當  
 入于海為地菊有黃華豺則祭獸豕會而長也其也  
 此之謂也黃於是月殺獸四固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頭室也  
 世所謂祭獸豕也天子居總章右个頭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祿與犬其  
 器廩以深說在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也無有宣出命家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  
 也舉書五種之職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  
 要具文簿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祭以饋  
 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也祇敬必正不傾  
 也耶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霜始降也則百工

周禮作鄭

休霜降天寒未冰不堅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月禮焉司徒司空主農故命  
 進力差我父子曰為改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甸丁  
 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  
 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  
 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求歲明年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政於是月受  
 所稅輕重多寡之數遠近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者黃軒通者貢重各有所宜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月令之屬即在傳  
七典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也獲五戎謂刀劍矛戟矢

五兵選擇田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柝旒田僕掌御田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

之謂論語曰樹塞門者也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

射是月天子講武乃服猛馬其前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

祠祭禽於四方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傳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解落為炭

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力其力其力也其力其力也

乃趣獄刑無留罪除氣殺傷故刑殺當者收祿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繼以徒而反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先薦於廟也

親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執室執

也氣水之安也夏陽布乾多淋雨二氣相干故民執室鼻不通

也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執室鼻不通

冬令純陽藏謀功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遠境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

會通義

三百下

卷之九

三



故師法並典二千五百  
人為師五百人為模

九月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以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堯斯

桀紂下至周厲幽王皆屬宋康衛懿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心也取民之所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也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也天下早五年不收穀不

收湯乃以身待於桑林也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穀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神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也文王受岐事紂紂害雅遜朝

文必時時至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

祭祀必敬貢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

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

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

文王非惡

文王非惡

文王非惡

大著作



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勝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若會

稽之耻。耻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

耳不聽鐘鼓。不欲聞也。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

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微得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

敢食。不飲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葷菜，色禁二。

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者弱之漬病。漬，病也。公

困窮，顏色愁悴，不聽者必身自食之。足也。於是

舊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也。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去大夫，獲用，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潰，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

不可得也。內量，吳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

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刃，變

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一

旦之死。爭也。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

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特出死也。於是異日

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

禽夫差，戮吳相。大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

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齊莊子請攻越，問

若本  
作若



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

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帶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莊子曰：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

言越也。故曰：而今已死矣。

和子曰：以告。鴉子曰：已死矣。以為生。

民所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

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

與。故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之士。

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

君善劑貌辨，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

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也。按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焉也。

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持也。大不善也。辭而之薛與。

劑貌辨俱。借留無幾，何辭於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

大百九十二



王篇無頤字數國  
笑你頤注云過頤者  
言頤宜似亦不從  
海作承注云承視承  
反視當從之唐反作  
信反

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深猶公往必得死焉  
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  
劑貌辨行至於濟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劑貌辨  
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  
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顯顯視若者倍反不仁  
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不若草太子更立  
頤頤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衛姬所生校師其名  
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  
子更立校師靜郭君法一作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  
太子也太子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

數國策無字字

也言辭郭君聽辨之言則解今日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  
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  
何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子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二不宣  
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  
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少來  
靜郭君乎言猶劑貌辨答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  
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靜郭君辭不得已而



受相受為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當是時也靜郭

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辨也知劑能自知人故非之弗

為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其性

命樂解人之患往見  
宣王不辭難之故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

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水非惡

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

所所得者小不致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

以中乎子賢人休道者請問其射所以關尹子曰知子之所

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無後

獨射也諸人故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非

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

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他

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季以為是請因受之。者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  
璣之而信魯君請於柳下季  
曰君之賂欲一作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因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齊湣王亡居於衛。奔書曰。步  
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一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主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潘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潘王不

所為立之故惡感之甚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自知其

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越被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

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將句踐五世之孫欲殺王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

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

也。亦不知其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



審已

五曰人。或謂免絲無根。免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偏也。  
 伏苓是一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也。不慈者，亦不能引。樹相  
 近而靡，或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舉踵，而土之不遑生。夫賊害於人，人  
 亦然。而志之不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俊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

此孔子天下歸仁  
 之義宋儒說不  
 到此

包古文危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性來也。記曰：南  
 慈母在於燕，連于今於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寧主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虛，群陰虧。虛  
 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蚌  
 蛤肉隨月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于淵。形見也。羣  
 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于淵。形見也。羣  
 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凶荒咸飭乎仁。表荒  
 其仁義化使之然。正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先也。飲羽，飲矢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宋之包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斲。研鄭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鍾期名。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觀。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觀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問者曰。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春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志。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也津中應鍾其數六

應鍾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鍾和也應於陽轉成其

六乙百七十三

應於陽轉成其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也津中應鍾其數六

應鍾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鍾和也應於陽轉成其

六乙百七十三

應於陽轉成其



六故曰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行若甘也

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各守在内故祀之行或

之肉先惟所屬水水始冰地始凍後十五日工冬

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後十五日工冬

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始也大水

入于雉為蜃血陰陽交氣天子居玄堂左箇玄堂西

也是月陰北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箇

乘玄輅駕鐵騶玄輅黑輅鐵騶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玄玉黑玉食黍與彘彘水其器宏以弁弁大

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乃齋是月也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太史遷乃賞死事恤孤寡

杜榘者賞其子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三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藏三曰用易龜曰兆筮曰三於是祭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以容於上以亂法

敢強是月也天子始裘始備先也裘溫服命有司曰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霜栗烈成

也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附城

郭增蓋也令戒門閭修鍵閉慎關籬固封壘

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要

要



所以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厚薄厚薄之數也正月五月服之數遺送衣裳棺槨營

丘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壘也丘

度其制度其制度實者高天賦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

度程法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必功致為

上物勸工名以考其誠使不得詐也勸勉工姓名著於器

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攻致也考其誠

惜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天子

四時皆祭天宗祈來年于天宗

也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相五祀勞農夫以

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

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未正苟芒其祀九火正祀

祀門水正去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

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

空閒故勞犒休天子乃命將率講式肄射御角力肄

也角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

長也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兆民兆天子曰以為

天子取怨于下稅效重則民怨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教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春令則陳閉不密

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



初內曰春在甲子年  
葬之我

今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  
故多暴風之風陽氣失調故感冬不寒蟄伏行秋令  
則靈霜不時小兵時起七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  
雪故四不時小兵起鄰國來伐侵削  
土地於供能五行急恒寒若之微也

十月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  
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  
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凡生於天地  
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孝子之  
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能亡也痛於肌骨性

古葬之法  
若此

此不草卓論而  
春不能用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  
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慎重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  
謂之重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相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茲邪盜賊寇亂之難豈  
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譬之若警師之避柱也避

此不草卓論而春不能用



柱而疾觸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備一作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  
情善棺槨所以避備一作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厚葬者，後相高大，不為非者。侈靡者以  
為榮，帶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古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懈，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決血盤肝以求之。此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益也。彌猶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也。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盃，  
以水置於死者之鉢，如魚鱗也。中為禮，取其珍也。譽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  
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漆之室，室  
藏也。題，題棺槨也。數，積也。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炭以禦濕。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大三百八十一  
五



傳讀為析

疏則守者猶息守者猶息而葬器如故言實其勢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大輅車也羽旄旌旗  
如雲僕翬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車衣  
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僕翬也天子八綽矣大夫四也  
黼黻之狀如鳥翼於僕翬也天子八綽矣大夫四也  
引綿者左右萬人以行之引綿皆執綿也禮以軍制立  
之然後可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羨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  
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節喪

三曰世之為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村若山若村

臨式園切存辨

張擇之以此對漢

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作也若都邑賓階階階也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  
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視川人相視曰瞬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扣發相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鸞綠故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感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自古及今未有不因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彼哉

存今



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其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晉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訟父之不孝。子  
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益。馮者而逐之。以金馮食之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  
而祈羨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鬪奪。又視  
各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做相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天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冠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  
備擲存。阿指有論。棺君子謂華元。祭呂於是。不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合二子若君生則  
縱其惑死也。又益其像。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  
也。謂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樹此以爲樹也。傳曰。堯葬  
有穀。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傳曰。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  
山此云。於紀市。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  
不復民也。會稽山。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  
在會稽山。會稽山。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  
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  
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葬於阪隰。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之者衆多厚葬之。故宋未亡而東家相。東家相。東家文公家也。文公厚葬。故也。故宋未亡而莊公家相。莊公名曄。傳公之。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使見發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賀之。莫知其也。此言不知鄰類也。 詩曰唯小曼之卒章也。無其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察。不察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為非。不知不察。小人莫知其也。二非也。人皆知小人之危。而政口不知鄰類也。一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此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感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瑱璫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之。者孔子徑庭而趨。庭級而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瑱璫。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公行君事。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徑庭。歷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拜下禮也。今拜手上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雖違。吾從下言下。後



遺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歷也

### 安死

四口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也尹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利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

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則孫叔敖病利五貨

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

多矣登非也太行山名處則未其主俗主也不足與

舉舉猶謀也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

不應東南嚮而嚮缺今之五負載拜受賜曰知所之

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渡見一文人丈人長

刺小船方將濟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過問其名

族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丈人曰此

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也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

之法得五負者壽終至祿萬倍金千鎰昔者子胥過







誰何之執何

發讀為子  
誤作發

從天墜者也墜墮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罽網湯  
 曰噫畫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也誰湯收其三面收  
 斲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螫作網罟今之人學紆  
 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祀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  
 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祀命一  
本作祀  
命

此亦見實生也世實  
 子無謀而此疑有怪  
 先泰舊由存者去邪  
 魯魯莫能辨矣唐  
 韻引此曰孔子兄弟  
 子抱杖而問其父其  
 杖而問其兄弟  
 杖而問其妻子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蹇眉蹇眉有肉曰眉無口曰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死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其細者以弱暴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指  
乃  
柱



始也。以養疾侍老也。侍亦足。與企足得鮓以開附耳。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日在斗

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也。軫南方宿也。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在說

孟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泉之下故

其數六其味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 鵠鳴不鳴虎







始交

鵠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感故不需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

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履其氣宏以弁

說在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

有司於周禮為司

主地國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

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

房所以諸螫則死民多瘵疫又隨以喪

故蟄伏者死民

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

也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閹謹房室必重閉

閹

宮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中有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潘金未聞

乃命大酋辨五齊之名林與酒必得其齊釀醴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醴

時則酒辨五齊之名林與酒必得其齊釀醴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醴

美也釀醴必時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大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林和麴藥水

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各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能

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

教導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是月也日短至

之也



之日晝備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陰陽爭諸生蕩陰

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草牛變也君子齋戒處必身身

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色五也也靜也靜五聲也

陰陽方爭嗜慾成禁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出也蚯蚓也釘結也麋角解日短至則伐林木取

竹箭是月也竹木凋切又斧斤入是月也可以罷官

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

門閭皆塗塞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無霧冥冥雷乃發聲

使擊牢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

不成國有大兵

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十一月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

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

人時灌之

何益也

人時灌之



雜 隨兒說苑作科

則惡之惡其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射隨兒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兒惡毀名也子培中邑宰也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伐王殺隨  
荆與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歸而賞  
有功者中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惡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也持猶愛

記曰殺隨兒者不出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痛齊王洛王也宜三

止也

形り規規り也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諷也。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頌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纓登牀，覆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辭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爨與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賈君貴忠，在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

也。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太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

大之則專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擬其心矣。擬猶也。誠辱則無

此証甚不足辨之  
王先亮之辨數  
百言不亦贅乎



為樂生

言誠可欲得則無用生為故曰無為樂生也

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

北走也

忠臣亦然。苟使於主利於國無敵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

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

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有不知者。其忠

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

吳士闔廬也。某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衆殺之。慶忌有方健疾而人皆畏

之無能。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惡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被刺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擊死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為加要離罪。擊死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涉。度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拚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汝。要離得不死



如其說則要離  
全無足取又奚  
為而若甚若字

歸於吳吳王大驚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  
賞勳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庶幾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弘演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魏也所貴富之官人也君使

官之本  
作官者

王克辨所不  
必辨類此

官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翟人代衛衛  
國人受甲者皆曰代鶴鶴有  
祿世余馬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  
中故曰臣請為裸者也  
聞之曰衛之士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死去也去生就  
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備說 齊國公所  
及人云  
備說考方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兵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此四者也天下者必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此四者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闕內闕內中藏聖也以外知於聖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謂其闕也大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燕

以為堯有不德之名不以天下與伯子丹榮而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要妻如大何必告父母堯妻舜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對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世皆譽之人皆諱之世故曰有暴亂之謀世世皆譽之人皆諱之世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於亂之謀論曰變之欲其生遷之微其死既殺其生又微其死世也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若此不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其父其父竊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其父

六二五

卷之六

一



詩天住唐是列  
河乃適子不女死  
呂使左信所意

者謂代之將誅矣。昔史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  
言強則以違誰能免之者乎  
 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問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繼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斂乎？鵠數行也。  
鵠，勇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鵠？於是具燻而已。  
 因抽刀而相噬，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傳曰：酒以成禮，弗經以流勇而射之，同母三人。其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生受也  
也  
付  
名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  
也。小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妻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也。置士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也。法當以法，紂為強，臣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嘗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長遠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  
古昔也。後來也。古



國君能此是  
侯先賢君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善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文也。使

入禮也。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殺得焉。與之者不安之

從義入禮則不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殺。非猶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諱焉。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也。先意承志，謂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與處則安者，謂武仲曰：善

惡我藥石也。美亦不加惡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殺於是送而行之。音信七年傳曰：初，中

文王武王將死與之聖後行曰：惟我知汝汝等利

不文王武王將死與之聖後行曰：惟我知汝汝等利

必不免我死汝速行也。適小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如也。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猶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

公曰：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

謂黃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



封之於齊故稱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  
曰齊人爲之魯王崩成  
王勿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  
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思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  
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  
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  
權重故滅奪若國也田成子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觀  
恒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伯禽至項公僻爲楚  
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項公僻爲楚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備人爲魏將  
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武侯文侯之子

邑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躐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  
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也識知君知我而使戎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爲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  
也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吳起果去魏入楚有聞西河  
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畢入秦秦日益大查也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子爵也。執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或也。曰衛。執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疾而出也。叔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執也。夫公叔死。公叔。執。西。邊。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在。之。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一作誠廉

不侵

序意

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經

也。比。痛。

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於黃泉。未能達見。呂。陰也。所以。滋。去。陰。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

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鵲。始。巢。是。月。始。為。



聽之也。御子爵也。執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或也。曰衛。執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疾而出也。叔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執也。夫公叔死。公叔。執。西。邊。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在。之。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一作誠廉

不侵

序意

一作廉孝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經

昏婁中旦氐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旦。時。昏。中。於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於黃泉。未能達見。呂。陰也。所以。滋。去。陰。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助其成功故

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來。至。鵲。陽。鳥。順。陰。而。動。是。月。始。為。



也乳雉雉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玄堂玄堂在堂右个東

乘玄輅駕鐵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器宏以夤命有司大儼旁礫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儼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儼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目玄衣朱纓纓冕揚柶率百練而時鑼以索室驅疫鬼比之謂也旁礫犬羊於四方以撞其畢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鳥厲疾乃畢行也言是月群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臣力施於民若鳥獲之屬也

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諭語之謂

命其長也天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子自行觀之復或作復凍重累也堅命取冰冰已入入讀室也詩云二之日

凌陰此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帝命司農計耦耕事

之謂也耦會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春

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收

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

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於上而燎之也

其煙氣故曰以薪燎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廻于天次宿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次宿也

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於中黃五星隨之故曰

星廻于天也一說計二次窮于牽牛故曰窮于次也

紀道也月窮於故宿故曰窮于紀星廻于天謂二也

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廻于牽牛故曰星廻于天也

大正七年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無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無所役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飭讀曰勸勸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大夫乃次其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稷上帝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

也享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

也牛羊曰芻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

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各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

御其衆故九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賦以

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各川之祀行之

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也今也終

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季冬行秋令則白

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降介

兵革故四境之民入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因疾

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品仁之令氣不和調行

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

凍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消釋多淋雨故水

十二月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



志利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易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

由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竟不能屈許大者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

一國蓬伯玉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

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采芘相蒲葦織屨履起以

養其母猶不足也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

苟且而取也當義乎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出犇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辭者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適之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行夫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白明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亦見晏子然後  
以此詳疑晏子  
取之呂覽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鄉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曰嬰之士豈不冝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其也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

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中生與母弟也其釐姬之亂太子中生見其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

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

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此文公之所以

不玉也不能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

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

丞輔以喻趙襄孤能質也龍反其

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靈雨龍反其一蛇羞之攝

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金一作蓋蓋

音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南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

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謹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掘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首者齊鮑叔敖為食於路，有人載其饑，嘗而求之，

叔呼之曰：饑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豈敢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

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分，相似旌目其類

也。鄭人之下，勸也。義則未聞。莊躄之暴，郢也。莊躄其

大盜鄭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韓

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

其卒逃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

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



介立立意

四曰石可也而不可奪也丹可磨也而

不可奪也赤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豪士人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

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

私孟諸相猶使也使未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祈求也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

見穀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也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當三等也阻依保特割牲而盟以為

是商中此為

一不勝言也  
性有赤也  
為本文也  
士有注者  
獨也五子



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與宣揚武王威

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繼吾聞古之

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

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

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莫不有輕天下也

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

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重先定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義何

身故曰如此其重也令之為已死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盡力竭智直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智伯知豫讓公孫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般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桀紂

誠誠

身身

殺殺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發之子紂天下之三大行

之孫帝乙孔子也。墨布衣之士也。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歸之而歸孔子也。千乘之主，不能與之

知之。然後可致也。可者，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諸侯盡滅之，而子

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

告子其故。故告語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

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

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

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

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

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又况於

中人乎？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

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

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

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

矣。行往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

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昭三秦惠王之弟

可弘也公孫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大也公孫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大也公孫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大也公孫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

補

一本有



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  
 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  
 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  
 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人臣  
 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  
 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  
 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  
 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  
 為若此寡人豈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明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  
 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侮可謂士矣子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涿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  
皆大前其情性也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  
短舌不能言為涿灘也 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 嘗得學黃  
 帝之所以誨顛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圖矩  
方也 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  
 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言



兒本作倪謂莊  
方說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  
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  
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  
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  
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  
福日衰，災日隆。隆以日見，而西望知之。而襄人之盛  
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  
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  
不肯進。青荊一作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  
也。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荊曰：  
去！長者吾且有事。襄子曰：少而與子友，子且

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  
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得  
也。死乃退而自怨，青荊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  
交友之道也。去，異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一作

一

兒



白氏春秋卷第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察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九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鈞平也

其星曰鈞天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

其星箕斗牽牛物向北生故曰變天半牛北方宿箕尾

一名祈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

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此金之季也將即太陰

名系帝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晉之分野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西南曰朱天

顛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曰朱天

其星觜鶻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天與鬼柳七星南方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

北方宿張翼同之分野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

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大汾吳伐楚楚左司馬請直棘真阨以擊吳人者也殺井

陘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國池縣西并陘在常山

越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雲夢在荆秦之陽華

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猶趙

之鉅鹿廣阿澤也燕之大昭大昭今大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炎風長氣所東方曰滔風滔風東南曰

熏風熏風或作景風南方曰巨風巨風西方曰颼風颼風

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寒風

何謂六川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赤水出東南遼水出砥石山黑水出崑崙江水出塞淮水出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

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六百里

今瓶本  
作瓶處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成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道也

不後曰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

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遠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南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系之有皮黃葉

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曰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天地萬

大同曰衆耳目鼻口也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

則萬物備也天斟注一作一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

天斟諭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

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陰陽

天地陰陽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

各得其所樂故有始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微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蠖蝓蟻皆土物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及禹之

大二百五十四

大二百五十四

大二百五十四



禮記疏義卷之九  
夏造殿則及  
尚青明矣青近  
黑因謂之黑又  
謂之元當以青  
為正也

水于角樹是任  
臣木以著者徐仲  
山較上尚也徐不  
皆為夏陽也斥  
此七性之說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法水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法水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法水而小宮應。擊大

而小角知。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芘火。火就燥。法水

濕者先濡。火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法水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法水自從也。凡人

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皇不至。割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法水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

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法水與元同氣。法水芒昧。昧廣

威無不敬也。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

非同氣不協也。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







事此件曰領甲三  
百員注本此  
音尤與疑協  
則宜尤尤音移  
左傳組甲三  
年

說文尤異也非此之  
謂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一作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公息忌一作  
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蒲。竊  
也。今竊蒲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竊蒲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則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難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心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情當作  
左傳注  
向注情

大三百五十五



欲得金也。及秦墨  
則得之矣。若植木  
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

一作之道廢絕。世

其臺榭苑囿以奪

餒天膺壯。於汔盡

地誅不辜之民以

危也。不亦難乎。今

其勢可宥也。則必

具寡可襲而篡之。

者不可及。來者不

之。世有能分善不

不於愛愛利之爲

似人者而喜矣。及

者而喜矣。夫去人

去聖王亦久矣。其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殺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殺善言辯別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造父始習於甘蠅蓋御射也大豆甘蠅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於此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魏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翟翦人

###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己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冥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

以危為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



孔子訓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宋儒說不到此

而士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人主之性一作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

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不

故以為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不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以知必察

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

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感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所以成也其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

其不知也其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二代之所以昌也昌盛知不知

而自以為知百禘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

則反於道百禘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車箱大也賢者之道落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師法知賢者

夏商周書

六百八十年

卷之三

十

師法

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處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也諸侯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今今一作合

故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古古書也名者實者功實也詩云有

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六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并田十

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權讓之心故願先

內一本作上



小在於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杜赫說  
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也說見  
論務大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  
者能王齊謂通國所不孝  
王亦大也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曰義賞 長攻 慎人一作  
遇合 必已一作本知  
作不遇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唐何曰身治  
未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曰必務本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衆多務其本也  
本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衆多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祭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中藏河文作德焉  
亦名誠也

紀年文丁十二年王殺  
季歷注云高季歷  
之功九命為伯也而  
與諸侯序季歷用  
而死故曰文丁殺季  
歷

者沙棠之實沙水

果焉群帝所食崑崙

之所有甘櫨焉主

果江浦之橘雲

上耳所以致

之美者青龍之

風非先為天子

道言當順天命

已成而天子成天子

則至味具天子

成人也聖王之

事也聖王得仁

下化之豈必越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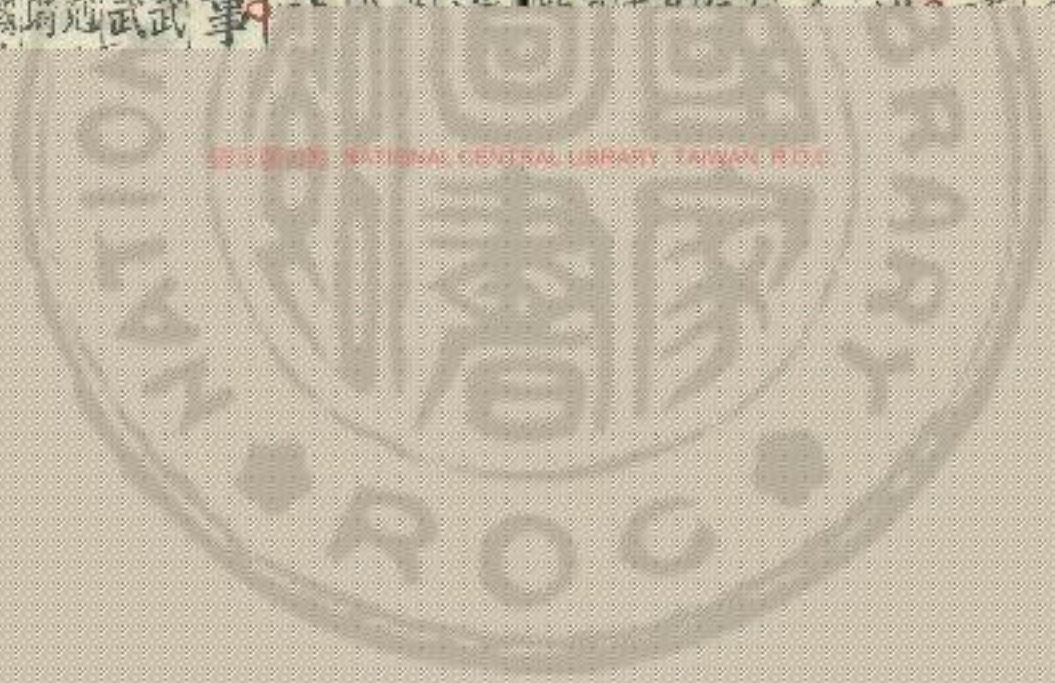
三日聖人之於事

速以待時謂若武

也甲子之日勉

夜不懈亦不忘王

示不與紂同也武





徐州即舒州也  
徐州在

不可越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

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

下而魚取徐州齊湣王削於東不順之故因邯鄲以盡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爾氏之萬民不附是以

鄆以盡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爾氏之萬民不附是以

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適其時

也皆欲之則取之也民少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

亂世當之矣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

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

首時一作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不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德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

若性自然不言民為不忠不信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言民為不忠不信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用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卷之十四



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也吳起變之而見惡也郢楚都

以兩版也崇垣也吳起也楚以也為將變其兩版也教之

用四楚也俗習也父見也然也也公羊傳曰也文公也逆祀也去者也三

人定公也順初也叛者也五也賞罰易而民安樂也易其也邪而也施

從正故也氏羗之民其虜也也氏與羗二種也夷民言也氏羗

安樂也也氏羗之民其虜也也氏與羗二種也夷民言也氏羗

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也皆成乎邪也也得

天之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也實罰正

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也城濮楚地名也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

可也咎犯曰也君曰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也戰之君不足於詐也足猶厭也也一本作力

以計取之也弄不足於詐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也君亦詐之而已也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也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也其類詐偽之道雖

焚數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也今論也偷也可後將無復也復不可非長術也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也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也反而為賞也雍季在

上也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也後一作資也或者不可乎也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也務猶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也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許其成

毀。必毀其勝敗。必毀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我而敗乎殺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相舉此皆不知勝之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之也。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然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易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遂定三家。韓魏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過。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遺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

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

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

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頭未至於此顯榮此故人主

有大功不聞不肖功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也譬之

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

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不王恐召范

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北越之福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

史之名不思後患其主吳王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食得其卒越必有兵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必得越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入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彼險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因其數也。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聞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合，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楡，夫差，吳王也。楡，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

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之謂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諡也。太子趙

山，代之南山也。親。太子敬，詐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欲詐，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歸，慮

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

之國，先王也。

召簡子不與左傳合且  
楚天王未嘗取蔡也

餓餓二本  
作饑餓

付五本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言萬故也馬郡言萬故也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莫州之生也故謂代君而請觴之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辭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之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反斗而擊之一成成一下也舞者操兵以闐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與及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不自而得之不信道理

二事趙王句踐焚文王趙襄子而有後世稱之有功效也也自從也遵循也理也此三君有功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令無其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大舜遇堯天之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鳴作天下說之勇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刺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滯滯壅塞可通者為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備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道之本



文選引子孫曰舜  
為天子輒一履  
李善注云履動而  
喜兒一作履音什動  
切輒如葉切一作陳  
案玉篇履不喜  
而動兒似履即履  
與履聲相近

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啻與焉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居。居然後索。

志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前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與說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也蓋盡無之賢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饋秦

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

饒官之奇鐘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

秦此云小僮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

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曰。御事焉。獻進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事屬付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

也。下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

全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糲。宰予備矣。備當作備極也。論語曰

於孔子對曰。粗豆之事則



竹書共伯本乎此

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

由虞乎顛陽。虞樂也。顛亦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

樂乎顛。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也。棄其國隱於山而得其志也。不知

出何語本莊子讓王篇而高誘以為不知出何意蓋莊子亦書也。未見耶古本莊子無讓王篇明矣郭象亦無注。

慎人 一作慎人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瀉。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僅猶微也。孔子曰。聖德不見。大用。燕至於

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不

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受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下為苟易。必審諸已然後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凡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以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乎。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喜

惡得不苟。客有心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三孔蓋也。不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音說

於本作 達徒 干 於本作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與人而不用言小肖而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於外始知之日為我婦而有外心

其不可一本下有當字音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不由

以見出由此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

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也人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故曰雖

醜何傷明說惡也若令於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

王嗜菖蒲道昌不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

然後勝之勝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

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若傷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難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

焉曰敦洽讎靡一作顓廣顏色如泆頰一作垂眼

一作臨鼻長肘而盪盪也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

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

敦洽讎靡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莫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會

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所知也無知而使之

是侮也慢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

後喪喪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驚人其言足以

也亡國也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哀

而友之友愛也治治也靡靡也有出上者也楚也夫不宜遇而遇

者則必廢若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宜遇

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

勞務從此生世位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

以事其次以功志德也三者弗能國必殘六群群也

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必死也猶尚幸無此三者身

賢聖之後反賢聖之後也而孽民是以賊孽也

其身豈能獨哉陳病也所過不堂為楚所滅以爲

其身也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龍逢誅禁而禁

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禁紂亡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故伍員流乎江

夫伍子胥諫吳王



雅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長弘死燕其血三年而

為碧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成周支天之

其君若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如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已疑曾子悲孝已疑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遇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伐木者止其旁而取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喜具酒

內今聖子為殺厲譽之聖子請曰其一厲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趣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味味乎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一作無訾龍

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

未兩三變以而浮游乎萬物之祖始物物而不

法也一曰和中而浮游乎萬物之中故曰不物若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喻天地

禮者不制於禮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

帝也居三皇之中農禮嘉穀而帝之號曰神農黃

龍和天受之也  
神和天受之也  
古和作木

龍和天受之也  
神和天受之也  
古和作木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剽剽利也尊則虧直則斲尊高也傳曰高位疾

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斲詩云合則離愛則離離去也

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則之胡可得而必半

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邯鄲地名也選盜於耦沙之中牛姓

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

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

我於高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想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

我我我我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於

是相是相趙之趙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

牛缺牛缺孟賁過於河先其伍伍人怒而以楫楹其

先其伍伍趙次顧不知其意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

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髮也卅中之人盡揚楫入於

河揚動也楫散使船人知其意賁弗敢直視直視涉無

先者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

為勇士為勇士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

必必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

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王使人問

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

大三百九十四

事在哀十四年



桓雅題也。此云王使人問時。復委言者也。於是竭

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

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

與。隸媼婦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也。定安。不終其壽。內

熱。而。死。而。內。通。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

山林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此。謂。也。

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

子者。曰。請往說之。曰。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

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

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謂。也。

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

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

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必已。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此段全用莊子而字句略有增減。張毅好恭。諱門閭。屬下句。

淮南子引之稍異。

大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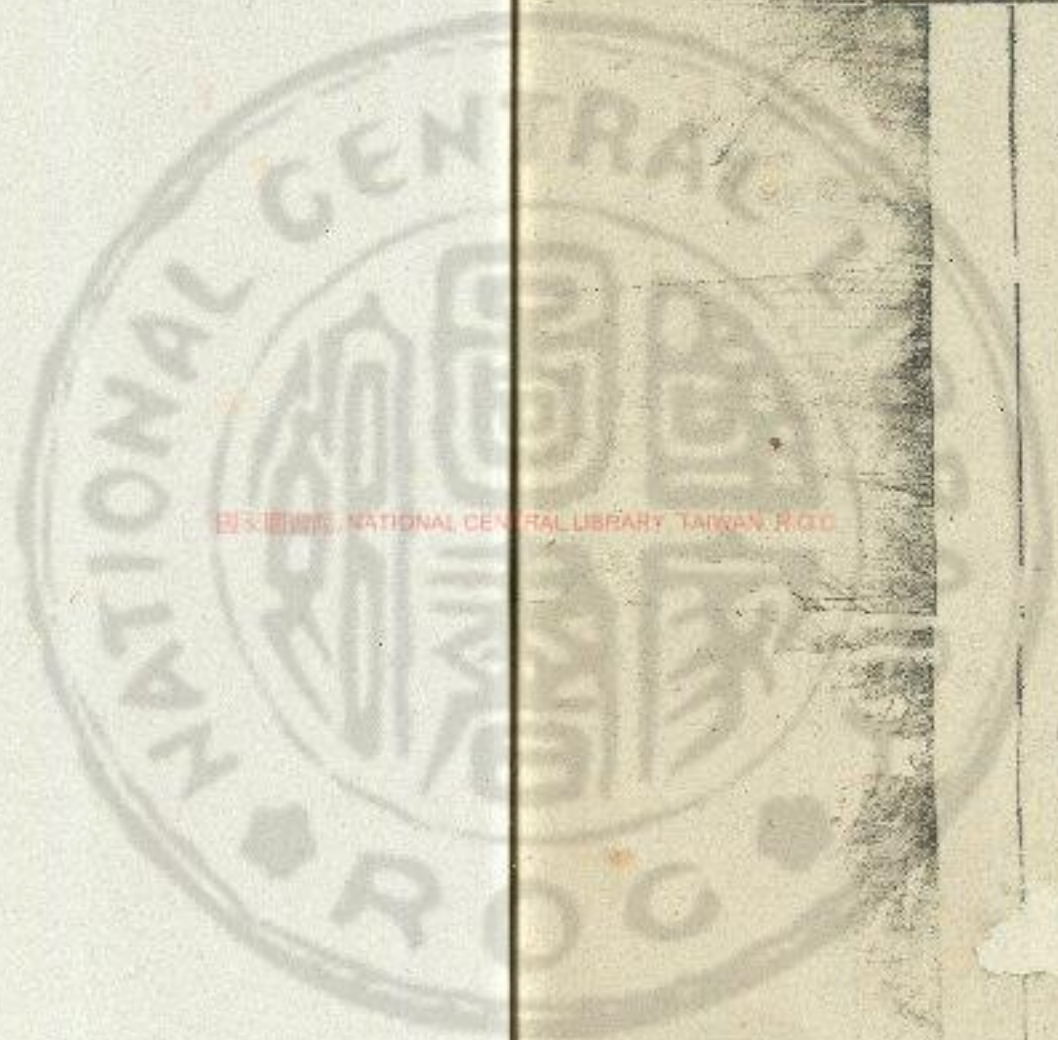
二五



小三五  
呂氏春秋卷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四

卷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賤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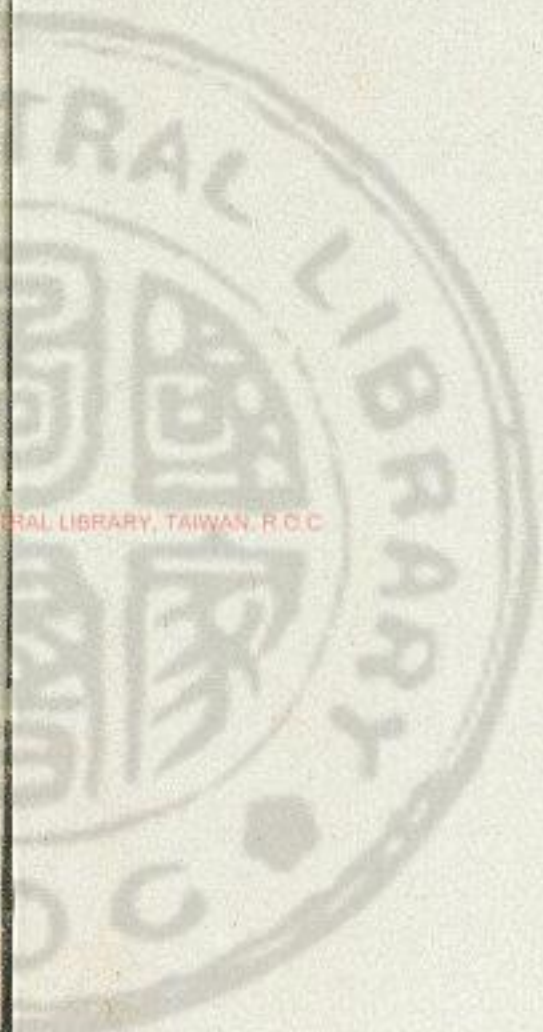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也故彼小鄰國使小也疆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即其主於安思危安不危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有於得思之忘危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

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以言慎事桀為無道暴戾

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

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殺亂也分分恐也

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然之設臣也專然

賢臣繼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

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

作驚驚亂貌大臣同患帝周

而畔

患憂也心懼盡且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

過善非

其所行者非王道重塞國人大崩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

散崩壞湯乃

湯由親自射伊尹

恐百人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

之伊尹奔夏三年反起于亳

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

琬當作琰順阿意之人不恤其眾眾志

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

音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卒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

盡如詩也湯與伊

尹盟以示必滅夏

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

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

東方有日兩日相與

聞西方日勝東方日

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

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

紀年帝癸十四年為伊尹  
伐桀於鳴山伊尹祭  
曰琬曰琰后愛二人  
名于伊尹之玉皆是  
也足琬而棄其元祀  
于洛陽瑞宮以居妹  
喜焉



鄭子履通讀為不

殷伊尹精肉者  
而多其聲子也  
少其商而謂大  
子于其王也  
子于其地也  
目觀之此為  
視也代才也  
也

後盤庚之政  
指叔四為叔也

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說如得慈親朝不務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安其親鄰如夏曰親鄰於今州人謂商不變肆此之

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

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

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鎮鎮國封帝堯

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

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葬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

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

亡故又問眾之所訟民之所訟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盤庚之政盤庚太一十後十七世祖丁之行武王於之中與一工也故欲復行其政也

是復盤庚之政民以發巨橋之粟巨橋封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

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己不責彼也振封比

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

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

者趨車過者下趨商容之闕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

封為諸侯與謀之士封以為諸侯也諸大夫賞以書社夫

與謀為國以書社也庶士施政去賦去其賦也然

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

於三月



欽至笑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謂也華山在華陰南西

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桃林秦晉之界也

兵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服覺鼓旗甲

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

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

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

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

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

父第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此非貴虜也責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

履虎尾終吉

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養恐懼成

使使者來謁之

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

謂襄子謁告也

今盧奴西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

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

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飄風作

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乎傳

知懼如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

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大百十

數見

老人左人



者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強也。孔子以一手提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守備之善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勝者不以術疆其弱也。

慎大

與與共通即楚共王也

二曰利不可滿。忠不可棄。兼也不去。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王與

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冀王傷。呂大夫曰射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饗酒而進之。謂

子反叱曰。豈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既罷。冀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冀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杜繆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  
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  
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  
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  
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  
生四馬曰乘今河東  
此屈邑為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  
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取一作受

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輕君奚患焉與猶獻

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府而加

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

而欲許之貪官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

類也車輔相依  
憑得以前進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夫虢

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忘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

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

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



璧牽馬而報也

報也

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

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也

中山之國有風繇

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

仇言

智伯之臣音者也或作

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

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

得是於智伯

赤章蔓枝諫

夫智伯之為人

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

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

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

釋之

赤章蔓枝曰

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為也斷而行

山道狹故斷

至衛七日而風繇亡

智伯

欲鐘之心

卑報而行去

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

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

先猶

昌國君將五國

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

樂毅也

為燕昭王將

齊使觸子

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

齊王欲戰使人赴觸

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割

若類

觸子善之

若汝

不戰必割

若汝

若汝

若汝

若汝

若汝

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

齊王欲戰

使人赴觸

子耻而訾之

曰不戰必割

若類

觸子善之

若汝

若汝

若汝

若汝

若汝

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割若類觸子善之若汝

不戰必割若類觸子善之若汝

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退

也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

不聞其聲問一作達子又帥其餘卒也帥齊人以軍於

觸子戰國策  
向子

全本作



身安得是春風也

古國六以管叔

聘

移化同音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也也請金將以賞有

也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聖子惡能給若

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齊邑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美唐在莒甚多

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惜王

也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說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

猶屈也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懼懼懼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道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結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明也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虛也

偽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昏乎其深而不測

不可言深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吳假乎其

卷之五



輕俗誹譽也。音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也。宗本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竭，盡也。神覆宇宙而無望也。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

神而包覆之，無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

望。望，無界畔也。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於。一作得之矣。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不以帝見，善

繼北面而問焉。改以自導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

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也。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蔽牆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遂，始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奉抱也。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鶩祿爵者，固輕其主



敢驚霸王乎。也。痛用。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修。霸王猶少。也。猶尚。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尚。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誠行之此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尊位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也。尊位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晉南近楚。魯則也。蘇子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義推其志

情實。一曰。索法與人。二曰。法則。其唯子產乎。也。唯獨。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登於行者莫之援

也。也。援攀。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擷也。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傲干文侯曰。段干

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之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禮。一作。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魯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蓋

書之二本  
作書八  
人一本作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此文王之所以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復行仁義東歸以食醫桑之

餓人以免靈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公侯甲之難國張儀勝之於

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且功名安國免身與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甲謙若魏公不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此篇全則餘不

全可知

說文切

古今字

曲禮左胸右末



是時周末書  
甚多今僅存左  
氏兩傳而此所  
引与左氏不同

兒下亥字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乃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

宣孟曰而多為誰也而改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臣龍桑

下之餓人也還闢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免置之首章

其城藩也以喻乾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適矣適失也張儀魏氏餘子

也大夫無子為餘受民為長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免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管管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稱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

之張儀所忘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昭文君王為右昭文君韓王為之右也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卷之九

之溥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兒而觀郊送之謂溥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守矣文孟嘗君名也待死也溥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命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人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因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齊王也威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覺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溥矣薄輕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

彊力則齟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一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往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也力雖多材雖勁勁也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盡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遠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德而無為仁義者惠也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皆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齊將何以教寡人惠孫對曰臣有道

亦見國策作惠

德本作

知本亦



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若處四等之上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陛下以德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耶言當為孔丘墨

所欲得欲利也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

當法則之也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無官為長

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延

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得賢各過於孔墨宋王無以應也應善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

也而心猶可服因循矣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



小弱可以制彊六矣。是也田贛衣補衣而見荆王。

齊人也補衣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贛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甲體也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瘠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取也意者為

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

之城。墮刑人之父子也。隳也其名又甚不榮。去殺

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

其也為財利廣出苟錫害人人亦必謀害苟慮危

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

不得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三者害與危臣為大荆

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贛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

養優息之義。則未之識也。說以服荆此之優息故

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何。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從王也言其難與至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得也其人  
事則不廣。廣傳也成矣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此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此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蜚  
蜚距。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蜚蜚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說本管子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桓公名小白不若三人佐公子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無備也

故今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也。公子糾外物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

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六甲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合者軍也。克敗於其所據尸合士葬之。審越也。以爲二京。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外物下二  
本無外  
物字



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尸於齊齊人必無其物使并送越聞之古善戰者蒞

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隨其服步隨借相守不進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

以總其尸而使齊人得收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

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

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罪一作上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又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服一作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各犯曰不與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各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各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之業

定武之功關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

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也勤憂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

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也天子周襄王

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晉文納襄王詳見內傳人見於此而語文謂襄王未嘗入成周晉文無納襄王之事實甚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今河南陽遂霸諸



苦即周禮所謂  
苦功請為監

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各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各犯者  
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齊之東鄙人有常  
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  
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一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百里也

已有封都有成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先授之  
過百雜國之善也成國於千乘之國也

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湯武是也衆曹所好解其不濟

不敗紂是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

至也適越者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車行陸而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穀候視反

報歧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忠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古有



加篤通

曰馬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紂王虐國人語王使衛巫監誘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焉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初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矣報言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能運也不

紂也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休息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紂也人之所惡適令武王不

耕而獲不耕而獲不穡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殺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

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

勳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

之裸國。裸入衣出。衣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侈。非樂。師與笙。非其所。孔子道

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南雲公之季臣也。

惡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從。夫云云。之印子云。

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云。

言法。小。長。息。曰。華。南子。濤。侯。也。宋。朝。通。太。子。翻。

顯。于。野。野。人。取。之。曰。既。定。爾。妻。諸。志。歸。我。艾。纒。推。此。

為。聲。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專。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之。欲。

違。以。義。故。無。與。之。國。雖。大。民。雖。眾。何。益。能。使。之。不。亡。

故。曰。何。益。然。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先王

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也。雖

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異



脬善文切  
脬脬也

之法多不合一作乎士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必異口悖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誅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之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

知古不知今人

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日久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鱸之藏也嘗一脬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澶澶一作水澶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半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鄉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其時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其長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

大正

卷之五

二十一



整  
千日如戰馬以手事日  
死來馬是此日元及  
有整是

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  
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  
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故凡舉一傑  
夭折曰殤子也事必循法以動動一作循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  
則無過務矣務一作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因持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  
斷不期乎鏤錡鏤錡人劍也取其能斷無取  
於錡也故曰不期乎鏤錡良馬期  
乎千里不期乎驥騄驥騄千里馬名也五者乘  
之遊驚因曰驥騄也夫成功  
各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其劍也

舟中墜於水遽刻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疾通  
也疾刻舟識之於舟上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  
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  
國與此同舟為泊地與此契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  
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  
投之江中嬰兒人問其故曰此其善游其父雖善  
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荆國之  
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宗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地從

於城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也

杖策而去邑乎故周邠人燕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地從

於城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人政處

杖策而去邑乎彼周鄉人燕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此言在湯時

此言在周時

夫去石生男入  
言才生也石不  
少人也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也也得九耳故曰得其要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妲己為

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制比干之心婦而觀其胞之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晉大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之驕定

而道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內南為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

多不當其宿度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切也無休息夜瀋不又續以晝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

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一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

史麟趙駢以為誅臣一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於君子之身乎其尚也白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國之亡也天遺

子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也威公薨殓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為二下梓置地中謂之殓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

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

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

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

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

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

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五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忘矣更猶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

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

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

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齊而不終割地與趙

所以亡也齊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七

有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注帝記曰致治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世出何由遇哉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得士則

無此之患無亡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日慎一日以終其世及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陽子曰聖人在乎  
老百里而有一介  
無有也王道衰微

暴亂在上賢士  
而有一人則猶  
也

七  
志  
本  
作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割割不得休息而侵進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溪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金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然晏子曰請

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留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者不譏

辭

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也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嗚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

孔子曰貧觀其

觀世



管子曰聖人在野  
去百里而有一人則猶  
無有也王道衰微  
暴亂在上賢士  
而有一人則猶以肩  
也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也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流

德不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一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

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辨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非能喻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士不能為昏主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或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夫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正居職有謀計皆當宜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大言一五

載讀為說詩  
同作焉此載論  
地何取焉  
載為道即與管  
同音也

五世傳曰  
多見諺  
也然本節  
後見說

是也遠



常之巫管子作堂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無令相近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

於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

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謂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變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有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

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變易牙豎

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本反下無之

大正九年



楊門

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冀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

衣袂而絕乎膏宮蒙冒也袂衣袖也膏宮也蠹流出於

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各扇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所貴謂豎

也桓公非輕難而西心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却不知用而愛其所尊貴也

四曰宓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所極矣八尺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一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故箕子窮于五所為紂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共秦繆公與師以襲鄭

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秦繆公與師以襲鄭

寒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二十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也故進能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國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連行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寒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也必不也寒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也必不也寒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也必不也寒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也必不也寒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知接

公子啓方之屬也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所貴謂豎



初魯作初序  
寫之漢多狀  
傳之均無極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也。叔子與也。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穀。」

也。蹇叔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崖，必於北方之崖。為吾

尸女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師行過周城，今河南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謂王

者，西周襄王時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孫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如過天子之城，宜察甲

東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執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起

乘者五百米，刀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為天子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河，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禮，謂君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李善文選注引此  
作暗高詩也  
也音音今為音字  
誤也

東邊候一作晉

一作晉亦同之道侯視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以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何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一作若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遇秦師於殽而軍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縶公聞之未服廟臨也哭也說於眾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其利不知將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悔過言從蹇叔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



鞞 亦頂也 創則 黃也 九也

樂成功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 鞞而麇裘投之無郵 孔子與九同言投棄孔子

無罪 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 舉取也 大智之用固難踰也 踰遠也 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 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與猶助也左傳曰鄭

謂也 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謂也 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 誨教也 子產若死其使誰

誦之 誦也 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與國必無功矣 言二國人民計數什已子產也時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 若二人不見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也雖罪施於民可也 言非但無所能為也 非徒不能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 任用也 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 安習也

夫開善且易哉 謂通也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入主

賢也 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

曰聽無事治也 魏攻中山樂羊將 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反報侯 報白也 有貴 一作責 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主書之命也

主書之命也

主書之命也



進令將卑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知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

宜二篋故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矣。何乃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王耶。中王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凡舉無易為。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也。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勾踐破吳於

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彊大乎。武

以百里起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

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志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于桐宮，大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赦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公与博梁同音  
已見於此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勞終古斥園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啣啣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子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做  
人君就之而不日所長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無水曰谿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積累其仁心慮以求之慮其致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初

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

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

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十者作向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喻細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

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捨

於行言無所執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津雨說曰

亡義此子路曰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祗溺者矣注前記曰子路受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廬婁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反更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

隆隆當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

昧之昧之子也六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臣小

臣小



備戰也  
皆位楚戰故兵若  
國都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惟子楚二大夫也  
皆位楚戰故兵若  
國都也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  
身必窮言楚不知危身窮也  
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以長守貴也蒲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  
也宋華元率師亦  
之大棘應擊也宋邑今陳  
羊

斟御明日將戰  
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之我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於鄭宋師敗績

元虜為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冝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戮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軍膠輪之於川與士卒從及羊斟而身見虜示不自獨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戰必悉熟備知然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介其雞介甲也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鐵距也季民之雞不勝季氏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作宅平子各意也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公子昭伯也曰掃於襄公

公為氏昭伯曰氏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之廟也。無者二人而已。其欲盡舞於季氏。補大祭也。襄公昭公

之父也。德之子八。有諸侯六。僭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魯在季氏季氏僭也。季氏之舞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二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

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

卒猶遠。不幾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考公之子。和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此。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強也。少主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始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行始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史定事僅見於此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王何益不以善為之

怒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也怒也心王矣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曰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又定此史之所所以得飾鬼以入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骨而智益盛聞者見乎多所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少有中謝佐制者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昭釐

王制法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昭釐

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昭釐

曰而惡壅却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昭釐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數怒當作激怒觀下文便知

有所宥有所允皆不可解



擗金攫而奪之吏持而吏縛之曰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久後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書而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賊亦大矣亡國之王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非而非不可者而可之也非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然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

論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邪邪使人從

謂善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

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言亂立至可悖逆賢之邪

國不亂身不危言亂立至奚待也無所獲特也

滑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滑王齊田常之

王滑王宣王之也言知當敬義故尹文問其故問

士不能知其所以行徒謂之士也而主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



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

公王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潘王讎。其讎也，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人卒讎之，潘王無道，齒殺之。

而推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焚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

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

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

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一作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闢，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闢，則是辱也。辱則寡人亦以為臣

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闢，未失其四行也。夫失其四

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

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

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

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

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

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甚，是則民

雖不治，寡人弗恣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王言

為未至。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



聞者是金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鬥，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共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如衛也。如之齊，潘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存，率義以霸。管子輔而國之，冒濫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於以相公。山頭井底，不存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勞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謂君也分謂

與奪之分也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也惡氣苛

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曰身治則國治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作焉也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分地獨也速疾也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主亦有也

也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穢匿無奇遲也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居。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全臣為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若好為人臣。以勝之也。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也。堅窮廉直

也。忠敦之士。爭競勸騁。驚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崇明也。有不知乘物

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若

此則百官恫擾。恫動也。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也。以善御之。有道之主。其

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

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

類。無使放悖。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

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意

壅而愈塞也。名。虛實。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之。

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之。



慎也。治猶也。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發壅塞之任。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無明則臣忠臣忠則人主堯舜之

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其角一得桀紂

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王三周

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厲文耳殺我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心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

用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

以汙德

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將行罷怯

故齊宣之以此本此之類。微燕。碧盧之亂。美王非

高。墮。二。世。以。鹿。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

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反顧

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

目之主。性也。問而不詔。不自專。問而行之。知而不

為。雖知其功也。與不和。不自專。成而不處。

居

居

居

悅武柏切

此牛頭青馬  
補盜罪任孔子  
刊見三楊法得  
是當時也







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始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有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

審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唯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正法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安身以盛心以  
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鴻範曰惟天陰  
陽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外也言天覆生  
義也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因入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特

故彌遠者其知彌少明不能察編遠

之務敗矣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知事耳目深思慮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不出於戶而不知天

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也乃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雲

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而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天說與吳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其職故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救諫之而自以其

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自其

一本作所  
以為之也

陰陽得生  
外也

鴻範曰惟天陰



而莫知其所以從。離世列群而無不同。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障壅，平謙名。參者，不可防備也。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也。而險陂諛譎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無言

也。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

也。順人主好以己為然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也。傳曰為夏車正對

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造文章。后稷作稼也。則禹氏

子曰蒼頡始造文字。畢陶作刑。虞書曰畢陶樂夫狝。刑有

畢陶作刑。畢陶，夏之臣也。孫陸終之子

夏鮌作城。鮌，夏之臣也。伯制作陶治。埏埴為器。

而非主。一作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

###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仁。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大長。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暴以好唱自

奮。奮，奮也。人臣以不爭持位。若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

聽從取容。以自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

格言

〇〇〇



也。桓公曰：吾未得

不易也。桓公得然

子窮乎？陳蔡之閒

食，故曰不畫寤。顏

回攫其甑中而

食。孔子洋為不具

而後饋。顏回對曰：

回攫而飯之也。爨

而目猶不可信。所

不心慮，弟子記之。

子之所以知人難

性數

四曰人之意善善

狗則不得兔兔化

有似於此作君而

人時有君自蔽則

者也君好治人臣之故

職與被誰何異故

自也舉動作臣安社

倦三者非君道也



以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是有諫臣之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同治大司馬也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

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管子

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流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

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

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

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

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靡而耳目愈精百官

職而莫敢偷解人專其事以充其名也

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

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

正其行情，不離其素。飾之以為華，蕪也。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用虛無為本，虛無即所謂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

也。名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致難得之物，不為己。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也。一事正性，是喜群眾不周

而務成一能也。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明也，以用也。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明也，以用也。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此子華子對齊景公語

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也

一事正性，是喜

群眾不周而務



此字

臣者者者

三

拙人

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矜自矜

謂人拙詩云惟彼不矜自矜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

愚者謂之謂也巧智者詔矣

詔多則請者愈多矣

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

不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

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

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

固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

不改責而不詔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

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寶

因循長養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寶

寶語為寶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膳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也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自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曰任登之寶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任登 韓非作 上計

六三 卷之三

謂老作 請請矣

同一作故



擇宮之中而立廟  
即明堂也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

曰羈南方曰羈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博曰鏡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海上一四海之國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也家室也王者以

以天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也滕費小故勞

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行其成易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無紀而加之於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濟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鄭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鄒此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

孟子有言齊魯皆  
國不見春秋而左傳  
有齊魯所謂齊魯  
蓋齊魯也其為國  
伯如於魯是為齊魯  
意公猶然於齊  
為鄭王郭音不



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樂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少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倒苦射之民射之亂與武王由是強易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因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能下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易臣也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疑生孽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

篇在中不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法書四十一

前申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也積兔滿

者人也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也積兔滿

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也積兔滿



市行者不顧顧視非

鄙不爭故治天下

各守其封莊王圍

王圍宋五月原王

宋十月聲王之子

亡非不可亡也以

也凡功之立也也堅

曰諸御鞅諫於簡

相憎也簡公之

攻也相攻唯因則

一簡公曰非

幾何陳成常果攻

太息曰余不能

勢雖悔無聽鞅也

不恃也周鼎著象

慎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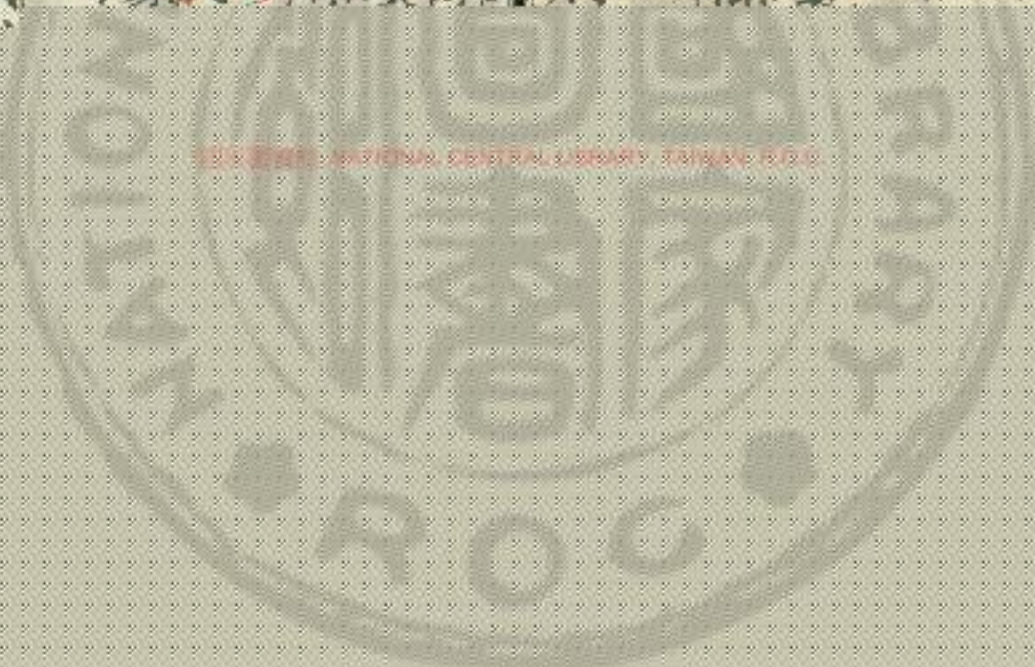
心不同知其面焉

其然也老耽貴柔

關正也名亮作道

老子到喜談之請

大二百五十一





此篇脫誤甚多

若也位則存吾  
問我我亦問子  
子乎屬之我乎  
歸高文曰是吾  
長而不見其所以  
宵故勝於西河  
大難身不得死正  
不勝於越越王夫力  
勝於燕燕王夫力  
知長短羸繼之化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

審應覽第六

重言

應言

呂氏春秋

一曰人主出聲應

淮南記曰先唱者必  
動者達之原也故言  
其出為之入以其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  
顯實難以詐成故以

妄言其為名實而人  
不相當也

大六十五



此篇脫誤甚多

若也位則存吾  
問我我亦問子  
子乎屬之我乎  
歸高文曰是吾  
長而不見其所以  
宵故勝於西河  
大難身不得死正  
不勝於越越王夫力  
勝於燕燕王夫力  
知長短羸繼之化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

審應覽第六

重言

應言

呂氏春秋

一曰人主出聲應

淮南記曰先唱者必  
動者達之原也故言  
其出為之入以其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  
顯實難以詐成故以

妄言其為名實而人  
不相當也

大六十五



見管子雖飛作席  
食亦不可解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蹶瘠而上視者，蹶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艱然克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然克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喙而不吟，吟開所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也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詹何，禮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蛚，小蟲，細腰，一名白蜻。終日玩之而不去。



可與孟子參看  
假令齊宣用孟子  
亦如魏惠之用惠  
子乎

也惠子惠子易衣

樂於魏凡自行不

為不受之名以匡

得而殺之奚故

子今兖州謂地為勝

者數百人少者

其害稼亦甚矣

相應公謂雖然注

大築乎城上或

望若施者其操

為絲不能治絲

也而為農夫不

公何氣比施於

當惠王之時五

謂愛子有禽者也

之愚為天下笑

天史更著其名

三年而弗能取

之兵四至救即聯



惠子

惠子嘗游於城  
推賢之則城上  
出氏之言有言  
之謂如三年不  
出也

一作舉皆謝於

法善而不可行

和之豈無其衛

社稷而徒其謀

數出以略隣國

也說以不聽不

賊天下莫大焉

幸以賊天下為

子不也也白士

以歸白圭無以

者婦至宜安矜

婦曰蕉火大鉅

婦曰塞之將傷

而有大甚者今

者惠子聞之曰

大也悻者長也

母之教子也豈

愷懷新婦哉誹

也白圭曰惠子

聞而誹之因自

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器不宜烹小也能而五

之少洎之則然而不熟洎洎者洎多無文洎不可食

所可用洎洎者洎多無文洎不可食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以此鼎好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誼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

澆邪白圭之論自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

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

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

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

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

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

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

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也曰今王興兵而

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  
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趙  
天下必從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  
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頌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誠為  
司徒無用印魏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  
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  
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誠為司徒無用公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誠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之於秦秦猶善牛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  
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  
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居三  
日魏王乃聽起賈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鏹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  
兩也謂分絳安邑而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



郭薄湯都注以郭  
為殷讀若木似木  
的

數見

古有字与又通

有具不得其具

於郭薄矣薄或武

於庖厨矣太公嘗

皆無其具也故凡

宓子賤治亶父恐

術也子賤孔子弟

之俱至於亶父邑

將書宓子賤從旁

賤為之怒吏甚患

不善子勉歸矣勉

可為書君曰何故

之肘書惡而有甚

而去也魯君太息

也寡人之亂子而

徵二人寡人幾過

曰自今以來亶父

亶父者子決為之

諾乃得行其術於

往觀化於亶父見

漁為得也今子得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確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索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亡天





下聞之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

舜湯微亦非也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殺

與湯也言難重不飛兔要裏古之驥馬也

能無關况費者乎飛兔要裏古之驥馬也

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比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眀畝之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

羞之漫汗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領或作青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力忍詢也詢奪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桀必以我為貪也吾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乃自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

堯門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諡公光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苟識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賓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其國是

退以義程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省



呂覽在末禁書  
之前而不見左傳  
何也

君之靈得<sub>晉國晉楚治兵過平</sub>不獲命其左<sub>魏襄王右屬秦</sub>請殺之楚子曰<sub>晉公不子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sub>而寬忠而能<sub>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楚子將與之</sub>誰能廢之<sub>違天必有其咎乃選秦推此言之不得</sub>為慢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sub>約也</sub>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鎧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sub>博大</sub>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sub>鉅子孟勝二人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sub>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蒙章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sub>義也</sub>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我聞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孺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刑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刑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云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也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二萬闔廬六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德而祈民之用。感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充。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仲。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勾踐試其民於寢宮。以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遠擊金而却之。却。退也。當只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一作。懼者變。變。和。良。劔也。不為勇者以王。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風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故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非

少。雖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出布衣。定一世者矣。

身。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管。法。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例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立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屢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是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前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風者必咎矣作是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更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也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謫法執我不辜曰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河東求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尹侯贊成王位

內三十一

卷之七

十一



塗海內子

式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眾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者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戰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卷之九



數見顏闔或作顏淵

也勝也過猶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勇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相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宦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召

罪也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制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極也相也好嚴任於罪剛

窮益數名當考

無所適家人有折弓者恐謀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一作

窮曲狀其甚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周鼎有竊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民無欲不為物動士雖賢猶不能用雖有賢君不能得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也其

視為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夭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是以勸勸樂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此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犯白刃流矢趣一作水火不敢却也却猶

橫左耕字一應注曰  
機耕也

晨寤興耕耕疾機機耕字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采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蚩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官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華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也天身禁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滯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文事狗爭之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盡。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徙故伐之今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華人不親何也故周書曰名哉先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無為用矣年盡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不信果實不生在地曰茲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不信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於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交友不信則離嚴鬱怨不能相親比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頓王天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周作開  
字子大



矣當猶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

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承佐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

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

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子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

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

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請子

可辭而桓公不怨桓公之盟要盟也而桓公不欺曹子

此傳聞之事公羊云  
謂子亦云然皆與左  
傳不合



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說，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殺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

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贖，難贖則失親。

難贖則恐恐則離也。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

不從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璫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論。一作術則見外。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之也。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氏便之。魯國以此嘗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矯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季充亦季克。



充對曰君欲置相立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臨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矣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曰過猶不及

言俱不難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蓋存君齊公于用要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相也成季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辭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上羽之也莫利之竊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將也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

從者甚衆竊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任東謂載任器之  
車即役車之亦名  
輜華

車知何故  
以碩鼠為喻  
是奇也

王本親行  
有字不  
不與見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備并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打禦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衆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備并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打禦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衆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故道之所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時無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古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本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國箕子夷穢之鄉。東方曰夷

大解陵魚其鹿野。徭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

無有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敝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萬羅先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氏

羌呼唐離水之西。楚人野人。楚讀如俞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也

鴈門之北。鷹隼所擊。須臾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秋無君者也

目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義無長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盡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莫如置天子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君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棄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長幼率長平事尊顯不得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豫讓欲殺趙

襄子。也已就在此。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

君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為不為敖

也。於海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冬日則食橡

栗。橡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教公而合

知不見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知我為不為良臣也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能知忠臣耳君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人後世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

厲人主之志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察知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

恃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

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湏無之子桓子也醜

搜樂高氏敗又敗於在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也盍何不行去協而擾遂不顧協和悅也擾覆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止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幸

實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特言

德不恃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

湯武也夫之道也若然夫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不謂不為也其所求者

尾之間際屋之驛爵也驛爵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此言在遠方



國士在可也  
仁人愛之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謗豈不悲哉如

燕爵為鴻鵠望河時能得既不得又戎夷違齊安講誘望國之及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連去去門已閉也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

或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亦能與則士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也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也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義以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解衣是不肖人隱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爾生弟

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食之不亦不義也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掩天下之國右手判其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辭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論語今考子文叔節  
孫叔敖

所以務忠於君。若到延陵，李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不肯。延陵不入吳國，延陵子曰：「延陵，李子也。」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皆有所達也。三云：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還

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謂二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入

剡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甸執桓圭，男執信圭，采執桓圭，衛執信圭，蠻執桓圭，夷執信圭，鎮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柰何憂於龍馬？」龍，倮首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謙廢伏，有盛盈，蠶息人亦有不窮，屈匱有克，實達遂。遂，通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私也。性俞然而以待耳。俞，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見晏子春秋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群公子之子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骨勾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平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延于條枚之上得其性

子惟之矣惟宜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謂義就死未必死也

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也處若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木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百人皆稱王故曰三晉之豪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為豪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四上  
四上者疑即順說  
其為忠盡所謂四累  
之上

呂氏春秋卷三



四上之志

處居於背數聞三晉之事

願得而聞之

須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

以所利論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

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

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也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

也口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為不義故賢主之以其下也必

義生唯義之所往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以其下也必

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也

四曰類同相召也氣同則合也聲比則應也

故鼓宮而宮應也鼓角而角動也以聲致

雨以形逐影中則影之故曰以形逐影

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

亂有必召寇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博曰利義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榮且利中主

何進名董卓所  
謂台寇也



今皆三五書其俗

尊新序作據

說文曰抗伐也王為親親之切音作工

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實與。戈劍畢辭。盈  
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凡攻以止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不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不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  
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為也。是也。六所自來者。久  
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南陽浦也。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魏。屈盤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用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治。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此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  
常。聖人之元也。元。辟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無不咸。咸。得其時。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辭  
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城。南宮之牆。擊於前  
而不直。子罕。擊也。曲也。出。西家之潦徑。注。其宮而不止。  
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百也。鞅。也。作鞅也。工  
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以食三世矣。鞅。也。作鞅也。工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



食不食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從也。西宮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衛車所劫之軍能臨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代使發宋在。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敵宋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無。亦相侵邊境四益。刑則為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

罕殺宋昭公。不但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

節儉。任也。離云。儉。節。趙簡子將襲衛。使史

默往睹之。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簡子曰

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伯

玉為相。史繡佐焉。伯玉衛大夫。繡亦衛之大夫。字子環。

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孔子子貢之答也。吳

趙簡子按兵而不

君子未有忘也。故其佐多賢也。

春秋年二十二年  
昭公八年  
言氏不靖大敗  
及楊為年

用不修  
故相嘗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  
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賢主之舉也  
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實故曰名實從之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也血脈欲其通也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欲其固也  
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故水鬱則為汚水濁不樹鬱則

為蠹蠹之由也木中草鬱則為蕘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也故聖王  
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  
虐民國人皆謗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  
巫監謗者召公問大召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  
以目以目不不敬矣而王喜以告曰公曰吾能弭謗矣  
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其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  
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



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師詩不見曰矇矇矇

庶人傳誦庶人無官者不待見近臣盡規規親戚補

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

上無過舉過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

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異流放也彘河此鬱

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農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

之而徵屬屬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

以出矣出罷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

將幾之請夜之以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失時老而解則

無名無慎終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勸君勉若何

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愷愷也於

樂樂今樂而益飭也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相公

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獨不留桓公列精于高

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意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縞推之履特會朝兩祛祛堂下

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傷弊也其安舉衣而

侍者曰公姣且疆好貌也列精于高因步而



窺於井窳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喟

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也

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其矣萬乘之主謂齊王也又况於所聽行乎

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而無所鏡其殘亡無

日矣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孰當可而鏡其唯

士乎獨士履也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

惡士之明已也鏡以玄錫擊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已也

也病而有不備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

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

我鐸也不愛我厥通厥趙簡子家臣也

也之惡我藥石也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愛而不愛君之過也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

敦癩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

不是趙地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格言

子高言侍者為齊王所聽而敬又况於所聽行乎

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也

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無所鏡其殘亡無

也病而有不備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

厥之陳所得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歸

以求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堯以天下讓舜讓猶子也鯀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善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之山也書云殛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為

事舜治水二者也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由謂為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

謂已之譜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天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

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寫得此致廣

三楚九牛

即此

副周礼作結章

古得字方作中則

於史記皆宜



得齊所以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與子

先君謂子瞻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瞻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群臣也王苦傷之而率事齊者蓋

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謀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燕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單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訪之以自因乃發小使

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實疑當作

無田單幾不及免矣日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墨城而立功晉王驥暴渾蕩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

重乃易破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孟諸日與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隈隈與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

郊日邑外與師圍宋九月公十五年宋人易子而食

之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去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闔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也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疏齊通

公羊鄙留一作野留

不出本左傳又出何書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疾而計之以義進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義三疆而不義其弊以成也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物自驕則簡士簡傲自智則專獨

拾潘也此之謂心無備召禍專獨但危簡士壅塞不

塞無開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也經道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鄰鄰二鄰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迫不偏

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却犂却緝却至于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晉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言厲公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自及死於匠麗氏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起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立有聞再三言自李悝

趨進曰昔者禁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喜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則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亡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能相匡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今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群臣

莫敢諫王莫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為無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太室則堂也宜  
王借以為明也  
孟子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也。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木原趙簡子沈鸞也。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息也。休息，地止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鵠鶴鷗之屬也；裸鱗，鱗鱗龜鱉之屬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



仰由子知其在伯居  
致也者生曰壽  
國其子其長也  
師止也者其生也  
周禮注

知先知必審微表微應表異無微表而欲先知堯舜  
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微表為異也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微無表以道至  
也先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  
有神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非有  
得然言非有神非有非有邱成子為魯聘於晉  
過衛邱成子魯大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  
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曷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懼曷異也今侯潔過而弗辭侯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西選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作右宰穀臣死之竊喜衛大夫甯惠子孫之子悼子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義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秋衛侯刺而納魯魯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  
公故曰壽喜之難作也  
三故曰三舉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西選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微厚也司於

大...

...

...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侍人住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屍。」屍，骸也。今夫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盡也。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時魏魏國從

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唇，許鄙相腠。腠，後藏也。許字投，伐褐相，賈奔管青

相臍，陳悲相股，肘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用見馬之一

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

薄從此生矣。薄，亦薄也。銅作錢

觀表

臍，後藏也。許字投，伐褐相，賈奔管青

圖，藏起於古，或云創自袁平

清，不亦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利通

矣不壅明無疾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

堯傳堯龍發契舜得益湯得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

周厲之難天子曠絕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此說了竹書  
他年同  
共伯和夏時諸  
侯而竹書共伯





附會之說不立  
信之說觀下天同  
厲之難天子曉絕  
其說子何意合高  
注決決正行書曰子  
而共伯見其子書  
六語可其書到竹  
去字可信不得以  
且與而所之  
惠子

和博雅作後方柱  
棺之其帶謂之林  
繅水保為  
樂末

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不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

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也給足請弛

期更日也惠政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屋繅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譖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繅水見之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

以襄垣陽其後每歸川陽舊所城今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天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與有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西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桎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

孫樂盈之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奴子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也當諫君免也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

君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

六二九十八

律儀律也  
字若無股字者見  
說苑而股字即  
諸禮存焉夫論引  
之作應腰衣水則  
則為大八股股  
路推其衣履者  
守新師方之嚴音  
局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周公

尹天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人多求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末，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過哉。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敬也。其國治身逸。逸，不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明微有德而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將矣，疾病天

厲去矣。去，去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其數而已矣。數術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耀与煇通  
語見荀子

三曰今夫煇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蟬振樹蟬飛去不能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聞。聞實無所見火乃當今之時世間其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  
不有君子其能國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殺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執之。問里也問禮二十五家焉問

車不載尚其僕曰君胡為執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執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吾安敢驕之



之段干木光乎德寡又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其相也於是  
君請初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往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  
也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相為謂  
駭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劉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

六十二  
卷之二十一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謂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前至于岐下遷故難也役人殺然今之向飯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死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數邪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

謂養者上也，地也，所養者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締道之北也下有地周家因之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父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令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也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能

之前書之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

廢。然而攬之，必有天下。君將攬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誠

不得也。誠近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也。

也。

臧 疑即子華子  
之及注失也



魏園子打  
靈其至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故得道者也身在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耳  
象之法夫日而故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也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也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天殞氣

以你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然者此之謂重傷重

故曰無壽類也  
重讀復重之也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當其

也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績自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以民為務

許行為神農  
之言即此



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以臣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龍門在左馬湖，更陽之北。曰：「呂梁，未發，大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山未通，河水積穢，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後名曰鴻水。

為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

地。



東土所活者于八百國也高致群臣於會稽說

且謂被木受之國耳言也民得此禹之功也之功活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也伊關決江疏河其苦

其如禹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真到也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頭石可以代之也齊愛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頭也言公取石以代之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也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也為河等 惠子曰大者可以正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氏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也用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也改曰當其時而已矣

也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也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也溼猶也所為貴驕者為其一日千里也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駑駘同也十日五日亦至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也十日五日亦至所為貴

終日而至也十日五日亦至所為貴

終日而至也十日五日亦至所為貴

終日而至也十日五日亦至所為貴



曾足佳區之  
此也

則與無至一作同是射三百吳起謂荆

三曰荆所有餘者地也不足若民也今君三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為若照所得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責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援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故人所射之矢以插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

齊襄公即位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在公

無知不說殺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鮑叔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子君而周之君伶悝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謂以為死也



此處有脫簡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鳩力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熟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也熟猶思也

曰澗無水曰澗不可不忌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

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也美好無極勸王奪也奪取

也奪取



此處有脫簡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立鴻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其將所然後死言吾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熟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也熟猶思也

曰澗無水曰澗不可不忌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而後行之也變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

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

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也美好無極勸王奪也奪取

六十四卷第二十二

名書



此似全取左傳而增損之

已奪之而疏太子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也故不能與爭也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也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也齊晉又輔之

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太子建出奔也左尹却蕪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却宛欲飲令尹酒也

又謂却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却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

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也子

出而寘之門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也無極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却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也遂攻却宛殺之國人大怒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也沈尹成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奢屏王之耳目也

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也

也

也

也

世不謂之生也  
今月日也  
尹子常也  
尹子常也  
尹子常也

六三



高注讀解  
為開 抄多  
高氏注南  
詳卷之四  
有後氣多  
氣通北而  
名者注在  
左則注在  
而右有注

大謗患幾及令尹也近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實無極之謂

乎以讓罪害人入以公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先靈公之子也景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搃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闕謂也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滿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核燒其室屋報也曰吾已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窻公孫彊誅封也孫也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責讓魯為又去魯而如

吳王子之朱方朱方吳邑以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也得慶封負之奔

質以徇於諸侯軍令之因呼其曰毋或如齊慶封殺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也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僇

今之因其  
呼亦作同  
今其時之



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相與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應也。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

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非不自解乃不  
合之意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埋之責其

攻無以。埋塞也。戰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也。

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此處多脫誤所引皆實及之人

陰君當考

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與母歸魏而不見受手公子邛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邛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安矣戰國策曰鞅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奚待待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也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欬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友不交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陰君當考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北言無別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禱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注公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

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焉依此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劫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夫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劫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謂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其父信之曰請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漢元帝殺蕭望之  
還劉向而用貢禹  
臣衛與魯夫人之  
智也

不可知者其信也

十陰中五元  
道修也

端復飲於市欲過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也及還遂逝迎之也逝往也夫人望其  
貞子拔劍而刺之夫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夫人之智也  
疑似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矣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嘗識之知之  
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  
其威不感其利不利其威不感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也  
行見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弱不敵強

六十四卦九

六十四卦九

六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為小國弱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三者  
 行之廢也強大行之危也小弱行之滅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其下蔭休之也故曰期會  
 也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後期  
 而古語之所謂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十得貴孔子曰不吉也詩云其  
 子貢曰夫貴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貴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無物之無日惡其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是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也勸進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魯子  
安者也故曰身定國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九二〇四十六  
 九二〇四十六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禁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兵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事一作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搏木

此意川文用

大子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攢橫之所搭天之山山名  
 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攢橫之所搭天之山山名  
 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黑齒其人而黑也南至

搭本作搭天

交趾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淡楛沸水漂漂九陽之山

南方備陽陽數極於羽人極民之說不死之鄉羽人  
 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極民之說不死之鄉羽人  
 背上背有羽翼深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

吸氣之民積金之山此山吸氣養人西至其

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國衛山之

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此方地也大戎之

國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西戎之別也夸父蒙名也禺疆天神也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管行之不懈墮失息也

大禹之山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寔藏不通。病步不相過。以求

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也。事功也。至得陶化益真。

類樹革之文。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也。

著於盤盂。盤盂無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

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

已治矣。大子謂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

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

枝。自為為已也。與和也。啁噍。鳥也。巢。居也。偃。臥也。飲於河。不過蒲

腹歸已君乎。蒲腹不亦歸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

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陽也。終身無經

天下之色。經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物。不也。

妨者。戚愛習故也。戚。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

聚。天地不壞。鬼神不誑。人事不謀。人。不也。此五常

之本。事也。臯子。蔡疑取國。召南宮慶。孔伯產。而梁口

止。卑子。賢者也。其取國。告慶產口。乃止。慶產。其夜之

取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其

有無。賈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

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應近秦與。其詩

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云子不我思。豈無也。孔子曰。詩云

子產為之

此詩之義。以也。定信。疑古而巧。作實。也。柱。玉。則必以善。其。文。信。不。可。信。況。言。之。信。而。又。信。足。信。乎。朱。子。詩。傳。云。事。有。疑。而。取。鄭。鄭。之。家。其。風。更。其。於。刑。公。云。



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卽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曰方其誠。

之無競說也。國之強且日得人故曰。國先其謹也。

宋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

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獲

名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無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

武齊伯也。也不審句義。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國趙襄子於晉。賜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國之凡聞言必孰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

律陰陽。五音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重

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謂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言樂即義  
和之為心  
律陰陽也  
五音十二也  
五聲五行之聲  
宮商角徵羽  
重黎又欲益求人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  
故唯聖人為能和之  
以平天下  
和謂若夔者一而足矣  
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許慎曰五文也  
若與否亦同  
已作正也  
古亦與子同見  
說文無則事即  
亥字之誤為之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身之晉過衛更  
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矣物之所得然者推之且人情則夢不得一正矣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且為所聞得之矣

### 察傳

##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親至之白別漆之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水奚自至也

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

也也貴其所惡聞聞五音其聽其日而欲欲營營青黃不可得也

此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手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親至之白別漆之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水奚自至也

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

也也貴其所惡聞五音聽其日而欲營青黃不可得也

此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手



狐援國策作

正國人多一人  
若不以入者

戰國策略而此獨  
詳其文甚美

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

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

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

意曰臣少而好爭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

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幸明也上有明君下乃肯

王乃舍之誅也不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

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

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般之鼎陳

於周之廷從攝齊臣也齊宣王之子也其杜蓋

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般社而以為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

之遊干插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

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也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無

使太公之社社大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潘王不受出而

哭國三日哭也其辭曰先出也出衣締紵後出也

蒲圉圍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

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王曰行法吏陳斧

質於東閭不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

蹶蹶走也吏曰哭國之法斲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



鮒人魚也鮒王  
鮒王鮒王鮒王

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鮒居鮒小魚鮒大魚鮒之鮒也鮒食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言也又斲之東門每斲者以吾參夫

二子者乎每斲也狐援非

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

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

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

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於天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邀

弊一若此乎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

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髮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

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殺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

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

女如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用此士也為秦所

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

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天子



周襄王也。莊子帶之亂出君子壽成尊名於天下。名  
 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雷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  
 乃去筆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天箭石望一鼓  
 而士畢乘之。乘後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  
 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  
 皆樂為其上死。簡子能行。

貴直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  
 此之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所  
 以不可不論也。論齊桓公管仲鮑叔。鮑叔奉杯而  
 酒酣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之亂也。出奔莒  
 母志之者欲令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公不  
 其在上下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公不  
 之難出。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人東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下。郊迎客。甯戚感於其車下食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



採入說苑不知何出何書

說苑卷之四

舉以爲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避席下席當此也殆危也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威王之矰弋射矰矢以矰

於雲夢或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滿或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

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敗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縵

緡而齒於諸侯縵樓格縵緡小願請變更而無笞葆

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謹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

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

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負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已死

補當不叙



不可為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知同勿事也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宗

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與吳也疥癬之病也不善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狗獸三歲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未虎之患也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高左傳作單杜預注  
後世則方平左傳不  
今所傳者杜氏一家之說

世後祀祭日用德  
方尺寸數象者  
想祭亦成云禮廟  
而者也禮謂若祭  
極少者也若先以祭  
也祖以結之

高左傳亦祭次  
特委也方尺  
而後祀祭日用德  
方尺寸數象者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也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祛也嚭曰

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嚭謂太宰嚭也

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自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抉其目者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擒也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

慎以冒面死冒覆面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

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貫道也貫同也其所知也夫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大其

故而死吠之以為樂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棹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上侯之故曰不道而截涉者脛而視其髓取其髓欲知其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與人有異不也遺文王其醢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姁紂受妲己之請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告諸侯也作爲琓室築爲頃宮琓室以琓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其化育也殺比干而視其心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於干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故殺比干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晉靈公

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彈公襄公之子夷皋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使宰人臠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看趙盾也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謂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者行乃觸庭槐而死觸音商齊愾王亡居衛愾音王宣謂公王卅曰我何如主也公王卅愾王臣也王卅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而見其實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也辨治去國居衛容貌堯滿



降文謂叔實全無心

軒臺

在王亭下井詩  
亦轉長兒  
高氏所引詩疑  
歐陽似弱詩

顏色發揚也。無重國之意也。王曰甚善。丹知寡

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王或作倫。度攝

但酒誕無憂。此原喜於公王册巧侯之言。因云宋王

築為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

宋王康王也。藥當作藥。帝當作帝。藥與藥其音同。帝

與臺字相似。因作藥帝耳。詩云庶姜薨。高長類。此

言康王築為臺。華葉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臺上。高

懸之以象天。着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墜地。謂之中天

神下其血也。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

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

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

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備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

過理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至矣。無自

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秦繆公時。我疆大秦

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我王大喜。以其故數

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

之。扞兵也。秦寇果至。我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

本無矣。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

王及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使者還曰齊







脫誤奇辭  
俗本去焉如此

能則言完

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  
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  
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  
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  
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也其嘗所用不  
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  
半而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  
取宣王之情情實也亦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  
九石豈不悲哉傷其不自輕而不知其窮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世之直士其寡不勝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存

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功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德其治理皆大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

曰母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遠詩慮福未及慮禍之所

以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

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

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

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殺公子卓也於是

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

訓當作訓也  
也字音無訓字  
任作一為信



也君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此之謂也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

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秦公子重耳以

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矣

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也釋宋出穀成楚子圍宋又使申公收侯

外諸侯內制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

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

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大臣卿士之死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

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也希鮮也

原亂

守善之數邑晉文伐曹斬將平之楚受曹外內皆服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

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

不移也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

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行其實則與

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功名禍





福亦異

資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也

異故見說於闔閭而惡

乎夫差

夫差惡也

比干生而惡於商

商紂惡也

死而見說

乎周

周武王說其忠也

武王至殷郊係隨

五人御於前莫肯

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

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

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

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

秦繆公見戎由

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

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

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

宰謂膳宰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

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

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

耻而西至河雍也

雪除也

秦繆公相里奚

以百里奚為相也

晉

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也公曰請見容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

相國

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書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

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

而治也

公孫枝出自數

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

係隨漢書卷之  
莫肯為之



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也何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

枝徒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

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宣哉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

虎曰衰言所以勝鄆鄆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

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

曰子無辭却子虎不取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

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

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

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之謂避罷姬之亂秋

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苛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任人以人之德

力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授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也王天下也



同文王之德也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

也故曰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以從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

乾時之從申孫之矢射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

也其君公中鈞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

不聽不從也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桓公果聽

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

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

膠其目膠其目也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

猥焉火所以被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用大牲故以燿火被之也殺牲以血除之為釁小事不

如至命有司除廟建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

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

告白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子子我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一作

辭奉膠其目似起於戰國

司馬遷曰

大三十廿五

管子卷之四

四



不知修行不聞郭楚也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

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向

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遊於郢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

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

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管子曰考死不准況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准繩唯平繩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故天子

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

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

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湯

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

其鞀鞀之鞀也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

於高梁之東越所破死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殺死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

管子

管子卷之三十一

五



沈氏力重九  
皇氏字通詩  
云能持節

之別為魏晉惠公趙括不可知而虜趙惠公為秦所虜  
所滅也  
坑其兵四十餘萬於長平也  
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鑽荼龐  
王之將申魏車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  
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  
敗莫大於不自知也  
莫無范  
氏之亡也  
范氏晉卿也  
武子之後也  
謂簡子率師逐  
也  
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  
遽拚其耳也  
惡人聞之可也  
惡已自聞之悖矣  
為人主而惡聞其  
過非猶此也  
其耳也  
惡人聞其過尚猶可  
魏文侯燕  
飲皆令諸大夫論已  
或言君之智也  
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  
文侯不說知於顏色  
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  
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數  
座也  
謂任  
翟黃對曰奚為不可  
臣聞忠臣畢其忠也  
畢盡也  
而不敢遠其死  
座殆尚在於  
門也  
翟黃往視之  
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  
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  
終座以為上客  
客敬  
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  
幾無也  
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呂氏春秋卷三十四

可奉作自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天也。以用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也。生人臣亦無道。知主也。主君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加施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明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賞不及也。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擅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

挾婚道用春變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

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孤將為首矣。也。唐國晉國

不與三賞中也。徒則陶孤也。欲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與周

大夫也。奉使來。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當先德而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悅。自匿百

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公。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

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右主然守塞。弗入。秦守塞

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右主然守塞。弗入。秦守塞

使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宛。兩主矣。勸之

去使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宛。兩主矣。勸之



金世宗是也海陵  
伐宋不能渡江而  
泉濟皆歸世宗  
日吾寧也

復除

茵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駭也。小主夫人令吏與  
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擊  
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公子連  
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公子連立  
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茵改而  
欲厚賞之。德其入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公子  
之在外者衆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  
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為然。  
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及其而賜茵改官大夫。大  
爵也。秦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

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  
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  
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  
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使獐疾  
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信有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其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  
 世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  
 者木必庠有穀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用智禰  
 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  
 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子墨翟皆布衣之士也  
 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竊越  
 之士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

而為光  
 而為光  
 而為光

精學而致其元神  
 先立此意就為

古之學者所以  
 三十而後立  
 學三十歲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  
 復夢見周公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也  
 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何事而不達何為而  
 之也史曰日精學所致無鬼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  
 之不厭視之不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善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曰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不徒不  
 作無倦



之者威公西周君也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  
 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荆廷嘗有神白後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  
 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獲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龜通記曰養由基矚而後發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  
 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  
 秋駕秋駕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白本作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也治君者不於君  
 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  
 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  
 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  
 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規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  
 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

此篇甚精字法



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

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

於國之友也。國人聞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

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

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

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

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

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諍証諫。交俱也。如此者國日安

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

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

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

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

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

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

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

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

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

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

獲常過人矣。多過猶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

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



也。殊異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道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冬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也。天道有盈縮之。荆莊王。莊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大夫陳小國也。

亦見說苑

心於事  
不勤  
法也



也。殊異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道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冬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也。天道有盈縮之。荆莊王。莊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大夫陳小國也。

亦見說苑

心於事  
不勤  
法也



不可解

而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陳曰伐而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

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

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

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

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博則通義

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有趙簡子家

為治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馮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

理也簡子不欲見之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子

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諸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

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熱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亦見外傳而文小異



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且墨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兼。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容也。况君其圖之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也。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華也。變革也。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國。世事發之人也。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值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於不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

似順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侈民無已，夫草有幸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益人壽也。萬董不殺，淖水合兩淖，則為蹇。蹇，難也。涇之則為乾，乾，涸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金流，或涇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故為淖，淖，泥也。或涇而乾，涇，乾也。或燔而淖，燔，火也。類固不必可推知也。非其類也，故曰：不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則以三隅及小智，聞十哉。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過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



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治為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

以為全者也。半為偏枯全相持一作劍者曰白所以為

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

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鑿堅則折。劍折且鑿焉得為利。

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此忠臣之所患也

患憂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為之則小

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也射招者欲其中小

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智以藝也

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

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

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

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雅

末可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也。勁強也

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說於辭而後



事實也。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  
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  
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旋疾  
及知日入於黃淵之地  
驥不能及故曰在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  
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  
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  
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  
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也。昏闇則人

之易欺矣。可懼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

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堯子戶季子季子曰。堯

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也。堯是以

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也。私和季子曰。

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若當無私矣。夏

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簪。簪髮非愛簪

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

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強

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利外

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

子之謂孔墨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人主謂君主唯通乎

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者

物感之也或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

通道之塞悖解累空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

道得之不居故容勳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

人前所以成惡欲喜忘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

者也智能去就取舍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道

名不通此四六者不蕩乎胃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

之靜恭兩儀正古是與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

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

人能行之亦虛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宋封

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夫君也者慶虛素服

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

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比君之所執



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

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

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武王之於五

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

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

若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

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

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今召咨者酒酣。請也

歌舞。瑟吹箏。一作歌舞辨明日不拜樂已者

已者謂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

於此。使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矣。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

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成不知規

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大三... 四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也國家之所

以危危也棄棘之有襄狐之有也食棘之棄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

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

賞而天下皆競競也無費乎報與岐周而天下稱大

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也白公勝得荆國後子

矣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不能不能也焚九日葉公人乃發太府之貨子衆楚公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丁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也白公之畜若

梟之愛其子也梟愛其子子長而殺其身也衛靈

公天寒鑿池靈公寢宛春諫曰天寒起徙恐傷民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熊席陬隅有室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天春也魯國之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天春也魯國之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天春也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也舉也夫民未有見焉其未見也今將令  
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與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  
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  
之至也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怙慢矣悍克也辟邪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曰為民利一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與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

亂人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毫之微也

者牆之大也畫者儀髮而易貌書畫之毫髮也

故能中之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彘不能

以治者本身審正也猶不能况凡人乎治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前小遠大

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會何曰末聞治亦然

身治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

也故曰六無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



霸度公貪室馬之路不從其言為晉所滅向華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不從其言而兼西戎故霸也向華處

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華處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其言

為君治理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亦急也荆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有

芻水旁者告齊侯者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

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識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

救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鞞偏緩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天三之四十七十三



易重觀小觀  
上也

詰庫令也。詰讓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其不循規矩故也。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行一作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上觀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不能為之謂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在罪之

能為所不能為之謂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在罪之

何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奸善之臣防容蟻而漂邑殺人。孔穴容蟻姑則潰漏

惡惡之臣防容蟻而漂邑殺人。孔穴容蟻姑則潰漏

先登之積委也。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失令不當為失

為後世笑。聞以自汗辱乃為後世笑。令故國殘亡惡者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孫文子也。鴻集于園

虞人以告。主簡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公如園射鴻

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要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六子

易重觀小觀

上



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孫栗孫

云立公子黜後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末

子嗣曠之弟也是為桓公於公為曾孫也焉得立

之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衛公靈公之子嗣曠也石圃

嗣不欲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我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我州也我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我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我州又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弟也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覺於山覺險也而覺於垤垤蟻

之故謂諸人輕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謂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謂

也言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償償也長大夫也明日日

晏矣莫有償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

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取必往

償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

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償也自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

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亦信用也

此表不圖  
石為僕子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丑篇無服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儼若失其一儼若失其一

儼小物而志屬於大儼小物而志屬於大

無勇而未可恐無勇而未可恐

害害之義不越義不越

南面稱寡而不以修大南面稱寡而不以修大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丑篇無服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儼若失其一儼若失其一

儼小物而志屬於大儼小物而志屬於大

無勇而未可恐無勇而未可恐

害害之義不越義不越

南面稱寡而不以修大南面稱寡而不以修大



如此者使即商面之甚亦矣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

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廣大地也而可與定世是耳日視聽禮義

定於一也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趨是耳日視聽禮義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術以巧術自禁也寬裕不訾而中心

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也而必不妄折不為也

假以賢取鼠之狗一本作其之狗齊有善相狗者其類

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也畜之數年而不取鼠

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獠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類釋其後足桎也

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夫驢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論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

足以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客有見曰

駢者田駢齊人也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遜順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

駢送之以目視之也而第子謂田駢曰客士與田駢

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食飲士所術施也士

所食飲客所術施也殆近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

一隅則室偏無光也骨節登成空竅哭歷身必

古文術述

外二二六



不長也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也良善志必

不公也公正不能立功也立成好得惡子國雖大不為王

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

皆天性也君子天性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其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肯自足

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尚敵年為史史國其故人謂唐

尚願之故入者唐尚知舊也應故為願也天以謂唐

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

信也羞為史其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

與子伯陽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

其兄請發其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

信此愚者之患也尚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不可信謂者

君雖有天下何益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

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

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傳古

信也信為可得故曰不可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

信而信也愚者病也不可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

信也信為可得故曰不可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

信也信為可得故曰不可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



實也。不肖子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

士客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愈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

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

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

言相細也。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平侯之子嗣君

千乘耳。王者萬乘。



文顧以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斤也喻三萬

受之賢為王所若烏獲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也以思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

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

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交行仁義

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故諸事無之

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不死亡之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言不聽道行不死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外矣湯武欲繼禹而

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

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

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尊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主位尊尊重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尊重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尊重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尊重



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

死其處

處君也

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君心也

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

多詐則巧法令巧說如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

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

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

傳曰王耕一畝班三之

有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耕計農之務

也孟春紀曰王布農命田舍

以教民尊地產也

也嘉穀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効其功也是故夫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非

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損減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

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如星娶妻嫁女享

祀不酒醴聚眾禮娶婦之家三日不絕鬻故不以酒醴聚眾也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一本重徙  
下作重徙  
則死其

士師五  
禁禁



苟非同也女也農不出也衛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文不出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府不出蠶  
閭邑而嫁也出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也溝也農不敢行也買不敢為異事也為害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也伐斫澤  
人不敢反修時多修也繹網且學不敢出於門鼠罟  
不敢入於淵罟也詩云施也鼠激也繹也罟也澤非舟  
虞不敢錄名為害其時也舟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  
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

功器也費也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  
是謂藉不絕憂唯必喪其物之以水事是謂蓄喪  
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  
四子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時六饑乃來野有寢菜或  
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求莫知其本真

上農

四二后稷曰子能以空為突乎  
燕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  
谷士乎子能使休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  
子能使休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休溼安地而處乎







而樹麻與菽樹種也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

中出穉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此告民究也究

其生時麥無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此告民究也究

也我來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殺之時也見

生謂春夏種然而生也見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

死謂秋冬獲刈故死者也然有年塵土無年塵土祭土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無其時而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碎一

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當

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却之去也民既

却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庾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種早種

種熟為重此云黍稷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為真寡澤而後拉

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春發天剛小畝為青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春發天剛小畝為青

塵一作







也心解必

美米御覽  
引之竹為米

收其和  
亦見御覽

穉  
穉居也  
穉居也

也夫或以搖長之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  
 中則茂長也欲相與居相助其熟也欲相扶  
 不可傷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  
 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後生者為粃  
 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樹肥無使扶踰樹  
 境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肥而扶踰則多粃  
 而專居則多死其專獨不能自蔭潤  
 去其兄而養其弟其根故多枯死也  
 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蔭不通  
 土則蕃籟而不發壟道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

農事得

辨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也必穗  
 稼就而不穫復得必遇天蓄  
 為治生之者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也  
 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  
 穉而穗大穉禾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圓言米大也  
 多沃而食之疆疆有勢如此者不風風落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稻米而不香奪或作後

蘇一作稻



御覽見注如

錯作今似誤注  
云今新也

此皆管仲并古文也

小英御覽作小美  
蘇當作小美  
薄糕御覽引之  
作薄糕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

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莖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

香小米故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益息也益一作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也對等短稠

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

多糝徒辟米不得特或作小特定熟印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

後熟多繁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穢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蠹蠹不齧其美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

葉疏節小莖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

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

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耐動蚰蛆而多疾動

講心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也與昌也失時之稼約也約青也莖相  
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得時者忍饑也忍無法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章氣力也百  
日食之百日食之者耳目聰明心意淑智也淑明也四衛  
變彊四衛四殒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審時